

愛的呼喚
夏飛

愛的呼喚

星期五，下班很早，不願就此回家，便到朋友阿曹家借唱片。

阿曹是個音樂迷，所收藏的流行唱片很多，原以為必能借到令自己感到適意之唱片的，但是……

我今天可算是選錯了時間，一到阿曹家便發覺到他們夫婦十分忙碌，沒能抽得出空閒接待我呢！

阿曹夫婦原來是一對「多產作家」，結婚十年，生下兒女六名，孩子們的生活教育，阿曹太太獨自顧不來呢！

今天是香港實行第三級制水的首天，他們兩夫婦為了孩子們的清潔，正在忙於貯水，幾乎把家裡的酒杯也不留空一隻。

入到寶山可不能空手而回，與阿曹打過招呼後，我便獨個兒選擇唱片，剛巧電話響起來了，我代為接聽，是找三嫂的，我便呼喊曹太過來聽電話。

曹太聽到了我的呼喊，連忙便洗了脚從廚房中走出來，一邊拿毛巾揩手，揩乾淨了才拿起話筒來接聽。

只聽她對話筒說道：「喂！是四姑嗎？甚麼事……啊，你的寓所沒有水到？可現在是七

時一刻，正是供水時間呀！是的，四時到十時，我們也是一樣，可能是你們的水喉管損壞了。」

一聽之下，我知道又是水務的糾紛，原本是不想理會的，但偏偏曹太的聲音却又繼續傳入耳中……

「甚麼？……叫誰修理？沒有用的，我怕找到了人來已經又到了制水時間了，唔！誰叫你自己單獨在漆咸道租地方呀！我早就主張你隨奶奶遷到荃灣的呢！四姑，我沒有時間與你再談下去，你試試找張鴻記吧，看他有沒有辦法？沒有就再打電話來吧。」她說完便掛斷了綫。

「四姑？」我在一旁問道：「是不是依曼？」

「好記性！正是她。」曹太答道。

「她的住宅沒有水來？」

「是的。」

「你可以要她打電話追水務局的呀？」

「話可不是這樣說的，如果是你自己壞了水管，水務局也管不了那麼多的。」她說完又走回到廚房中。

「曹太，然則你打個電話給她，讓我與她談談好嗎？」

「我没有空，你自己打吧，桌面玻璃底下寫有她的電話號碼，如果答話的人講的是上海話，那是不會錯的，正是她的二房東。」

於是，我馬上打電話找依曼，問她爲甚麼不詢問水務局？

依曼答我說打不通電話，還問我有没有相熟的修理匠。

最後，我答應到她的寓所一行，看看是不是有人捉弄她們，把她們居住的那一層樓之水管關閉了，所以如此。

當我到了她的住宅樓下，正準備看看水管總掣，已發現到有幾個住客正在那兒研究，問起才知整座大厦都没有水來。

於是，我使上樓按門鐘找依曼，門開了，一個少婦出現在我眼前，我便微笑着問道：「請問曹依曼小姐在家嗎？」

「駱先生，是不是鬧玩笑呢？」她吃吃笑着說道。

「啊呀！」聽見到她的聲音我便認出了人：「對不起，我是從光處來，這裡的光綫很暗，而你又改變了髮型，所以便幾乎認不出你了。」

「這樣改一改好看嗎？」

「好看極了！」

「你來得真好，我快要急死了呢！」依曼焦急地說道：「時間過得很快，還有兩個多鐘

頭來水罷，但是，甚麼電話我都打不通，水務局啦、張鴻記啦、連安裕建築公司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

「依曼小姐，你不必再打電話了，這完全是水務局的事情。」

「你……你是怎麼知道的？」

「全幢大厦都沒有水，」我解釋着說道：「可能鄰近幾座也一樣，我看到住客們都在樓下雲集，研究着總水管呢！」

「糟透了，昨天晚上我沒有洗過澡，今晚如果不洗一個痛快，可就要變成醬鴨了！」依曼哭喪着臉說道。

「我提議你趕快到三嫂處，我有車子載你去。」

「不行，」依曼想了想便說道：「當我洗完澡回來，這裡可能已有水來了，那我豈不是不能貯到明日用水！」

「但你這樣一古腦兒地死等水來，」我笑着說道：「可能會兩敗俱傷呢！既無法洗一個澡，也貯不到半滴水！」

「別講說話了，鄰家的收音機正播出特別報告呢！」她說着，一邊急忙去扭開收音機……

……

收音機未熱，所以暫時沒有聲音，但她仍然伏在窗口處傾聽。

原來是水務局授權電台所播的一段特別報告，部份沒有水到的漆咸道居民不用焦急，水務局正設法爲他們補償食水供應。

「聽到了嗎？駱先生，是電台報告的，等會便有水來的了。」

「你不要太樂觀了！」我說道：「如果等一會便有水供應，那水務局又何必要由電話宣佈呢？他們所謂的補償供水，可能就是在制水的時候額外供水，而不是在供水的時候供呢！去三嫂處吧，在家中，你今晚想洗澡是無望的了。」

「真……真的會這樣嗎？」依曼的信心動搖了。

「既然他們說會補償供應食水，那你便應該早去早回，說不定洗完澡回來時就有食水供應了呢。」

依曼終於接受了我的勸告，帶備了一些衣物，便隨我下樓乘坐我的私家車趕往阿曹之家去……

但當車子到了阿曹家門前，她忽然搖搖頭説道：「不行，三哥一家八口人，每人洗一個澡，到何時才能輪到我呢？不上三哥的家了，去我的舊同學錢小姐處罷！她的家住何文田。」

「去何文田太遠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好不好？我的家中一樓兩伙，而我自己有着私家浴室，相當的方便。」

當我提出了這個建議，依曼竟然是毫不考慮便答應下來。

對我來說，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她並不是個濫交的女性，平日的操行我是很淸楚的。

所以，她雖然是生長得如花美貌，但我對她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的，衹因爲她是生長在大家庭，有一個娶了三個太太的父親，而她是姨太太生的，故此家庭教養很壞！

對着這樣的一個女性，我的家長是不會喜歡的，假如我不幸愛上了她，相信也難以通過父母關而與她結合。

但如果與她來往視作爲遊戲呢？她平日那種鄙視男子的言論我可是受不了，如向她有半點特別的表示也會給她拿來做話柄的。

一向以來，我對她是敬而遠之，但今晚可就不同了，我全是爲了她而領她回到我的寓所中，即使我有着了不正常的存心，也是屬於「偶發」性的，不致於會被她所蔑視。

而且，由於淸楚了她的脾性，我會小心地侍候，穩紮穩打，如非萬全，我也不會行差踏錯而致徒勞無功的。

不見她幾乎已有兩年了，她好像已從流行的美容師那兒學到了新的化粧術，拉下了小半秀髮來遮掩稍爲過寬的額角，使用淡色唇膏來縮小了頗嫌其厚的櫻唇，兩個微微的缺點既然失了踪，她的臉兒也就比前更加美麗了。

我領了玉人回到自己的寓所中，首先介紹她認識二房東龐姓夫婦，跟住請她進入我的卧室，因爲浴室是附設在卧房内的。

此時，她就像個在沙漠旅行的人獲得了甘泉一樣，一踏進浴室内就匆匆扭開了浴缸的水喉……

奇怪的事情竟然出現了，冷水系統的水力很强，而熱水系統的水力很弱，換句話來說，浴缸所載的清水此時很冰凍。

於是，她燃點起一枝火柴，燃着了煤氣爐的煤氣管咀，但由於通過煤氣爐的煤氣噴得很弱，故所以無法生得出烈焰，熱水管儘管是有水流出來，可一點也不熱。

「這麼的！怎麼辦？」她呆呆地望着了我。

「你是從不習慣冷水浴的麼？」

「當然啦！」她點點頭說道：「雖然我並不需要太熱的水，可也要温暖的水來浸身，否則便會混身發抖！」

「這……這……」我一時無計可施。

「你的熱水系統從前是不是這樣的？」

「不。」我搖搖頭說道：「以前一扭開便能發出熊熊烈焰，而今天則可能是人人争住開熱水喉，所以水力便減弱了。」

「那我這個涼看來是沖不成了！」依曼嘆了一口氣。

「如果你是一定需要熱水，」我連忙討好着說道：「那我祇好到廚房中爲你燒。」

「那就麻煩你了。」依曼毫不客氣地說道。

「你先載大半缸清水吧，」我對她說道：「我很快就會把熱水燒開送進來。」

「麻煩你可是不好意思的。」她竟然說起客套話來。

我說了一聲不打緊，便獨自離房走進廚房中，向二房東借了燒水的用具，很快便挽着滚水走回到房中。

天呀！我微微望了一眼便驚呆了。

依曼因爲要洗濯衣物而又怕濺濕了衣衫，竟然是只穿着短衫短袴，把一雙美腿展露出來，使我這個心癢難搔之人可是更加神往了。

我把熱水倒進了浴缸之後，一時並不想離開，隨便找些藉口向她問長問短，以便能讓雙眼飽覽春色。

可惜，她很快便回答完我所有的問題，當我再找不到任何藉口時，很快便被她請出了浴室門外。

從浴室出來坐回到床上，我呆呆地就好像失了魂似的，雙手玩弄着從她身上卸下來的衣物，更拿軟尺量度了一會。

腦海中，此時又泛現着浴室中的可人兒……

我暗暗痴想：經過了人工的修理後，她的臉龐是甜美的，身裁是秀麗的，這樣的美人兒，如果讓她與別人結了婚，那我會不會後悔呢？

既然將來我是會後悔的話，那末，如果我此時不能把這美麗的軀體擁進懷中去享受一番，那我的損失將會無可彌補。

但是我又想到，她有着一父三母，外加十個兄弟姊妹，家庭複雜至此，如果與她做了夫婦，單單對付她的家人已是令我感到吃力的了。

況且，她本人還有着一種憤世嫉俗而又自以爲是的氣質，以這樣的性格能不能與我的大家庭相處呢？這可是大成問題了。

即使到時我可以像眼前一樣單獨租個房間離開家人，可是每週有着兩三次的家庭聚會，我又該如何去處理呢？

我是一個有着教養的青年，如果單是爲了她這美軀的吸引力而與她結婚，未免是太過幼稚了，我終於嘆了一口氣，不願草莽從事！

三十分鐘之後，依曼浴罷出來了，她整理着自己的秀髮，問我明日可以不可以容她再來此處洗浴？

「當然可以啦！」我欣然地對她說道：「如果你明晚一定來的話，我可以貯足一浴缸水

待你明天蒞臨的。」

「這怎麼行？」她瞪着美麗的大眼睛望着我道：「你不利用浴缸貯水的麼？」

「平日我用水是很少的，」我對她說道：「只用一隻小膠桶便足够了，總之，明天我決定貢獻你一大缸水。」

「那就好極了！」依曼興奮地說道：「明天一到五點鐘我就會來了，你能够提早一點下班在家等我麼？」

「當然可以，明天是週末，還希望你能帶一套晚裝來，浴後讓我請你到夜總會吃飯，假如你有興趣的話。」我笑着說道。

「答應你。」依曼爽快地說道。

「好的，那明晚我就早點回家等你的了。」

「一定。」

送走了依曼，我一個人呆呆地坐在沙發上不想站起來，她三圍的尺碼我是量度過了，三十四、二十四、三十六，真是一副不可多得的女性身裁呢！

明晚，她又會來的了，我又可以見到她那明媚的目光，我們將會一天比一天親熱，我們將會有所發展……

我向自己問道：我這樣做是愛戀她呢還是在尋她的開心？

今晚在浴室裡邊，她捐棄了一向的矜持，任由我留在裡邊與她談話，到底是年紀大了，迫使她不能再像從前般嚴謹。

如果在從前，不是很久之前，大約衹是在兩年前左右，她又怎會草莽到衹爲了沖涼便進入我之浴室中呢！

時間過得很快，眨眼間便又過了二十四個小時，我提早半個鐘點下班，在寓所中等候着美人蒞臨……

想不到，標梅已過的女人竟是如此守時的。

依曼在五點鐘便踏進了我的家門口，我走出去迎接她，她挽着一隻中型皮包，似乎比昨天帶來的更重！

「就好像要搭飛機出外旅遊似的！」我微笑着爲她挽了皮包。

「昨晚你不是說過要與我上夜總會吃飯的麼？那末，沒有化粧品又怎行？」她又隨着我走進浴室中。

「這可就麻煩了你啦！」我瞧住她。

「其實是我麻煩你才真呢！」她嫣然一笑。

我將皮包放到床上，她打開了皮包，拿了內衣袴便走進浴室中，我又爲她端來了已經燒滾的熱開水。

她向我道了謝，隨後又把我請出門外，關上了門，一邊哼住歐西流行曲一邊就洗澡，但是不到五分鐘，她就突然怪叫起來了。

我吃了一驚，連忙大聲問她出了甚麼亂子？

「你……你進來看看吧！」她打開了浴室門。

此時我也顧不上甚麼男女授受不親了，連忙衝了進去……

原來，是她一時不慎，竟然把一罐童軍牌沙粉推掉進浴缸內，把滿滿一缸温水弄污了……

「對不起！」依曼站在一旁道歉着。

「這……這……」面對着這突發的意外，我一時也不知所措。

「這次可是糟透了！」依曼哭喪着俏臉說道：「那裡能再找一缸水呢？我原準備今晚必有水冲凉的，剛才在家中執拾了大半天，可是出了一身大汗呢！」

我瞧了瞧她，却原來她已經把恤衫長袴脫了下來，此時就變成半個裸人般極其性感地呆呆站着……

「現在正是制水時候，一缸水就肯定没有了，如果是一盆水的話，我還可以勉强張羅。」我坦白地說道。

「小小一盆水又怎麼行呢？」她皺了皺眉頭說道：「滿身都是臭汗，要没有一缸水是洗

得不痛快的。」

「但我又到何處找水呢？」

「能不能想想辦法？」

「除非……除非……」

「除非甚麼呢？」依曼望着我說道：「坦白一點說出來嘛！」

「如果此時要找一缸水洗澡，」我鼓起勇氣說道：「除非在尖沙咀旅遊區找間一流酒店，開一個有浴室的房間。」

「甚麼？到一流酒店開個有浴室的房間？」依曼瞪着我說道：「就爲了洗個澡而要開酒店房間，世間又怎有如此怪的理由。」

「你有到過酒店開房間嗎？」

「沒有。」她搖搖頭。

「如果你肯隨我進去的話，開個房間又有甚麼問題呢？我常常在晚間到酒店開房間欣賞海景的，今晚有着很好的月色，你洗完澡後，可以在露台欣賞一下，景色倒是不俗的呢！」

我悠然神往般望着了她。

「如果你有着此雅興，順便能讓我痛痛快快地洗個澡，那倒是好事來的！」她點點頭，嫣然一笑問道：「有沒有熱水的呢？」

「酒店中是隨時都有熱水供應的。」

「那我可就有福了！」依曼嬌笑着說道：「並不是旅遊，也不是甚麼重要的事情，單單祇是爲了沖涼，也能有機會到酒店中享受一下。」

「那你先穿回衣服，然後我們一起出去好了。」我拔掉浴缸內的塞子，把滿缸的沙粉水放掉，然後便出來更換衣服。

很快地，我們便在尖沙咀的一間一流酒店找到了可以欣賞到海景的房間，可惜的是浴室並不寬闊。

依曼望了望便嬌笑着說道：「真是美中不足呢！當我浴罷準備更衣時，可能要到處碰壁呢！」

「這其實並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我提議着說道：「你可以在房間內更衣的，而我則可以出走廊外散步一會兒就是了。」

「這又怎好意思呢？」

「反正我是爲了你能舒舒服服地沖個涼而開此房間的，你不必客氣，好好地享受一次痛快的淋浴罷。」我說完便打開了房門。

「謝謝你，駱先生。」她嬌笑着說道。

「不要緊，浴罷後你叫我一聲，我就會回來的了。」我說完便離開了房間，走到走廊上

，找了一張椅子呆呆地坐下來，瞧住偶然經過身邊的男女。

自然，住在旅遊區酒店的客人，多數是歐美來的遊客，良久，才能瞧得見一個東南亞女人經過……

這個女人的身裁蠻好，穿上寬一分也嫌寬的低胸恤衫和長袴，恤衫是深紅，而長袴是深綠，亦只有深紅深綠的顏色才好配黃色的肌膚，因此相當的好看。

她走得越來越近了，我這才發覺她原來是個熟悉的女人，就是那一位曾在「金船」夜總會獻歌的菲律賓女郎。

她唱歌的聲綫本來很不錯，而亦有很多人客是喜歡捧她的，但人客對她的興趣並不在她的聲音而在她那迷人的曲綫。

因爲，有着如此大胸的女人是很少如此細腰的，當然，人工强迫的力量佔了一半，故此，她從不敢選唱高音的歌曲，以免擠爆了太窄的新裝。

「黃昏好！」我站了起來，用英語招呼着。

「黃昏好！先生。」她回答着我，居然站定了，還堆上了笑容。

「今晚甚麽時間唱金船夜總會呢？小姐。」

「十點。」她說道。

「到時我一定捧場！」

「謝謝你。」

「小姐住在那個房間呢？」我隨便地詢問了一句。

「一〇六八。」

「同我的房間很相近呢，真幸運！」

「我也感到幸運。」

「小姐，我能有拜訪你房間的榮幸嗎？」

「我是無比歡迎的。」

由於依曼剛剛進入浴室洗澡，看來我是有着一大段空間的時間，於是我便成爲了這位非籍歌星的不速之客。

一踏進她的房間內，我首先瞧瞧床尾，如果發覺有男裝拖鞋的話，我便得要作迅速撤退的準備。

幸運得很，經過了我仔細的搜索，完全沒有發現任何的男裝拖鞋。

於是我便試把視綫投進浴室，掃視一下臉盤上的玻璃架，看過確實沒有刮鬚的工具，方才把心情放鬆下來。

跟住，我接過了她遞過來的威士忌酒，她還笑着問我要不要汽水，我問她要不要，她搖了搖頭，我便也不要了，大家先喝了杯烈酒。

「先生是從那裡來香港玩的？」她問道。

「香港。」

「哦！」她吃吃地嫣笑起來說道「原來你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這就好極了，我挺喜歡認識本地人。」

「小姐還有多少時間逗留在香港？」

「還有一個月，」她接着又說道：「但是如果夜總會方面肯繼續合約，那我便可以多逗留兩三個月也未可定。」

「這樣看來，」我笑着對她說了一句俏皮話：「我們相識得還不算遲呢。」

「你真有趣！」她笑得很甜。

「吃過晚餐了嗎？」

「回來更衣就是準備吃晚餐。」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正準備更衣，」我連忙說道：「那末我不阻礙你了，我改日再來拜訪你。」

「別客氣！」她竟然微笑着說道：「我從不介意在男朋友面前更衣的，你介意麼？有時，男朋友幫我拉上背後的鍊子，可是更加方便呢。」

「既然這樣，我很高興能有機會為你服務。」

「你習慣了替女朋友服務嗎？」她一邊問一邊脫去了恤衫。

「一點點。」我微笑着點點頭。

「那末，相信你對我們女性的服裝是很有研究的了，替我選一襲晚裝好不好呢？」她指了指衣橱。

「好的。」我答應了她便打開衣橱仔細地檢視了一片，終於選了一襲普通的晚裝，絲毫沒有閃光片珠的。

「真是個內行人！」她已把自己脫得半裸，接過了晚裝後穿了一半才走到我跟前，把玉背轉向我說道：「麻煩你解開乳罩的結。」

「好的。」我隨手解開了乳罩的結，並把乳罩拉了下來，她把晚裝穿好，又叫我替她把拉鍊扯上。

我現在才發覺到她的晚裝實在是太窄了，窄到實在無法把乳罩佩戴上去，便只好實行內空裝上陣。

由於實在是太親切了，我便另外選了一個更佳的觀賞角度才再細看……光綫從窗間透了進來，她的右邊特別亮，而左邊則特別暗，因此，一雙乳峰被刻劃得又圓又高，這便令我心癢難搔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歌星的房間內逗留了多久，直到耳邊聽到了一聲「駱先生」，這才如夢

初醒，警覺到自己另外還有着一個女人相陪着的呢！

我實在躭誤得太久了，把依曼洗澡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至勞她浴罷到處尋找我，找不到便唯有高聲呼叫。

在一流的酒店中，一個女子如此大聲地呼叫是令人感到吃驚的，我連忙對非籍女星說了一聲對不起便匆匆地推門出去，制止了依曼再次高聲呼喊。

「奇怪！」依曼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眼，笑着問道：「怎麼你又多開了一個房間呢？到底是爲了甚麼緣故？」

「不，沒有這樣的事情，」我搖搖頭說道：「剛剛碰到了一位非律賓的女朋友，她招呼我進去談談罷。」

「如果我不大聲呼叫，你可能就忘記了我的存在啦？」

「我又怎會這樣呢！」我對她說道：「別這樣大聲亂叫，歐美人士不懂得我們中國話，會以爲你在喊救命或火警，嚇死他們也就不好了。」

「是你嚇死我才真呢！」依曼瞪了我一眼說道：「我還以爲你等得不耐煩而先走了，我單獨一個人留在這裡，連電梯在那兒也都忘記了，你說糟不糟？」

「怎麼你還不化粧？是不是連上夜總會的事情也忘記了？」我正正經經地向她問道。

「我怕你獨自在走廊太寂寞了，」她對我嫣然一笑，親切地說道：「所以先請你回到房

間中我才化粧。」

於是我便與她一齊回到房間中，我躺在軟軟的大床上瞧住她化粧，而她則坐在化粧台邊仔細地勾眉……

「依曼，你以前是很討厭男人的呢！」我提起了往事。

「那時候也太任性了！」她尷尬地笑了笑。

「事情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可以告訴我，當時你為甚麼那樣恨男人呢？」我微笑着問道。

「你為甚麼要知道這些事情呢？」

「好奇而已！」

「其實，」依曼停止了勾眉，嘆了口氣說道：「我們女人，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對男人都有着不同看法的。」

「但你那時很年青，就像一張白紙般而已，應該不會感受到社會中的一切，更加不應該鄙視我們男人的。」

「那時我們確實是像一張白紙，」依曼幽幽地說道：「但在孩提的年代，我却已感到了男人的可怕。」

「為甚麼？」我詫異地問道。

「你應該知道我是有着三個母親的？」

「知道。」

「三個母親中，我親生的媽媽排行第二，」依曼陷進了痛苦的回憶中說道：「上有權力至大的大母，下有頗得父親寵愛的三姨，於是我媽媽便被夾在縫中，經常得不到爸爸的愛護。」

「那應該是上一代的事情嘛！」我困惑地說道。

「正因爲媽媽得不到愛情的滋潤，所以性情變得很苦悶，在我很細小的時候，便經常擁抱着我訴說着男人的不是。」

「於是你受到了母親的感染，所以便憎恨我們男人了？」

「起初我對這些事情確實感到不解，」依曼接着說道：「後來由於爸爸再也不到我們家來了，每月祇支付我們的生活費用，媽媽感到實在太難耐了於是便在外邊結識了另外一個男人暗中來往，希望藉此解決生理上的不協調，可是那個男人原來是個愛情騙子，欺騙了媽媽的錢財，又欺騙了媽媽的感情，錢財到手便又失了踪。」

「於是你媽媽便更加憎恨男人了？」

「連我也感到男人全都不是好東西！」

「於是你便對我們男人不假詞色了？」

「我們不要再談這些好不好？」依曼似是哀求地說道：「過去的到底是過去了！爲甚麼還要勾起痛苦的往事呢？」

「怎麼說成是痛苦的往事呢？」我吃吃地笑着問道：「當時，你不是以憎恨男人而感到自傲的嗎？」

「不與你說這些事情了！」依曼重新對着了鏡子勾眉：「今晚還有很長的時間，該說的時候我便對你說。」

「甚麼？你說甚麼？」我愕然地問道。

「我說我們今晚還有着一大段的時間相對！」她的粉臉登時紅了起來，顯得更加美麗了。

「你是說我們……」我連忙追問着說道。

「讓事情自然地發展吧！」她嘆了口氣說道：「此事不能强求，有緣的話自然便會有着應有的發展。」

我呆住了，想不到依曼竟然會對我說出這番話，再回憶這兩天來她對我的態度，我感到自己正站在愛河邊……

跳下去，禍福未定，但肯定能獲得她的愛，祇是不知能否獲得父母的諒解，讓她能與我共同生活。

不跳下去呢？有如是入寶山空手而回，望着她那美麗的身裁也實在是咀饞，可真是太浪費了！

自然，最佳的選擇便是跳下去又游上岸，這樣，既可以滿足自己的慾望，又能避開了情感的糾纏，但是，天下竟會有着如此便宜的事情嗎？

我呆呆地想着，望着她的背影出了神……

「時間不早了！我的肚子也餓啦！」她終於放下了眉筆站了起來，過去挽起了自己的手袋便招呼着我。

見到我絲毫沒有反應，只是呆呆地望着她，她便嫣然一笑問道：「有甚麼好看的呢？」

「你實在是很美麗！」

「多謝你！」她的臉兒紅了紅，馬上便過來挽着了我的手臂拖了起來：「難道你不想請我上夜總會了嗎？」

「請。」

「那你為甚麼還不準備出門？」

「我希望你能答應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她微笑着問道。

「現在讓我帶你步出這間酒店去夜總會，」我的理智已被情慾所掩蓋：「今晚，亦由我

陪伴你返回到這房間來。」

「你是在威脅我了？」她淡淡地說道。

「我說過只是請求。」

「但你剛才明明說是條件的。」

「我的語氣可能太重了，我願意道歉。」

「再還有沒有其它條件呢？」

「沒有了，讓事情自然發展好了。」

「好吧！我應承你。」依曼爽快地點點頭。

見她答應了下來，我心情實在是太高興了，要知道，若想能得到她的身體便須她先答應與我留在這房間中！

雖然，我並不一定要得到她的身體，若果條件是要我放棄了自由，那我寧可把女人放棄，但能夠與一位美麗的女性長夜相對，那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說不定，漫漫長夜會帶給她一種羅曼蒂克的感覺，那時，我就好彩了，說不定能與她親吻愛撫，那就不會虛渡良夜啦！

當然，若果她情慾衝動而主動要求我順道拜訪，那我就實在是幸福了，彼此將會相擁在床上，互相仔細檢視彼此的身體……

「你還在想些甚麼呢？」她見我毫無動靜。

「我在想着能有着如此一個美麗的情婦，該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我暗示着道。

「也不害羞的！」她白了我一眼說道：「老婆都還未有，怎麼盡想着甚麼情婦不情婦呢？」

「我這個人並不準備結婚的。」

「這可是件好事情！」依曼點點頭說道：「其實結婚對彼此都沒有好處，特別是我們做女人的更不幸，結婚後就會被家庭困死了。」

啊！原來她有着這麼一個開放的念頭，我實在是放下了心頭大石。

匆匆地，我忙與她步出了酒店，然後便駕車往金船夜總會駛去……

夜總會中的人客並不擠擁，我們很容易便在台前找到了一個好座位，這樣，一邊吃飯一邊看表演，而我也可以見見那位梅絲麗的台風呢！

剛才，在夜總會門前的招貼牌上，我已認清了那位曾招呼我進酒店房間並要我爲她扯上拉鍊的菲籍女歌星就是梅絲麗。

我爲依曼點了一份威士忌，一客黑椒牛柳，我知道她吃得辣，今晚可要把她吃得熱烘烘的！

「你想灌醉我？」依曼吃吃笑着問道。

「你怕了？」

「怕甚麼？」她嫣然一笑説道：「我才不怕呢！如果怕的話我就不與你到這種地方來了。」

「這種地方好可怕嗎？」我問道。

「並非是可怕，祇是我不習慣而已！」依曼笑着説道：「我從未與男人上過夜總會，今天可要好好享受一番。」

「準備與我跳舞嗎？」

「別搞我！聽聽歌還算可以，」依曼苦笑着説道：「你別在作弄我了，明知我是不懂跳舞的，難道你要我在這種場合中出洋相嗎？」

音樂開始了，那美麗的菲律賓女歌手梅絲麗登台演唱，她的歌唱得蠻好呢，相信續約是不難的。

她也見到我了，向我拋過來一個嫵媚的目光，隨後便把整副精神放進了演唱裡邊……

依曼的食物來了，我的食物也一齊送來，我拿起了酒杯，首先祝福她永遠保持青春美麗。

依曼微笑着點點頭，拿起了她的威士忌淺淺喝了一口，隨即，兩朵紅霞便飛上了她那美麗的臉龐上，益發嬌艷動人。

「你看看滿場的男女，雙雙對對尋歡作樂，」我在她的耳邊低聲說道：「你以前討厭我們男性應該是十分錯誤的。」

「那時也不知是怎麼搞的！」她微微嘆了一口氣。

「話可得說回來了！」我一本正經地低聲說道：「如果你很早便如此開放，今天我們就沒有可能如此輕鬆在享受了！」

「爲甚麼？」

「因爲，現在你可能已經結了婚！」我笑着道：「甚至可能已有了數個愛情結晶品，那末，還有甚麼心情到夜總會中來呢！」

「你好壞！」她瞪了我一眼說道：「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結婚這回事呢！」

「有時候，是由不得你想不想的！」

「爲甚麼我自己不能決定？」

「人結人緣！」我嘆了一口氣說道：「如果讓你碰到了一個能令你傾心的男人，你便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他，爲他操勞家務生孩子的了。」

「我才沒有那麼笨呢！」她吃吃笑着說道。

「當你還未遇上的時候，說話自然是輕輕鬆鬆的，但當你遇上了，要逃也逃不掉的啦！」

依曼又端起了酒杯，微微地喝了一口，苦笑着說道：「說真的，以前也不覺有甚麼不對，可年紀漸漸大了，心情便有點空虛！」

「想男人了？」我取笑着問道。

「無論你怎麼笑我都好，」依曼誠懇地說道：「我的生活本來是很平淡的，但總像是缺乏了點甚麼似的！」

「有男朋友了嗎？」我忽然問道。

這句說話帶給依曼很大的震驚，她又微微喝了口酒，苦笑着說道：「普通的男朋友是有的，能交心的就沒有了！」

「曾經有過親密的男友嗎？」我見她帶點醉意，說話也問得輕率起來了。

「沒有，」她搖搖頭，低聲說道：「一直存有戒心，一想到母親的遭遇，我就不敢與男人來往了！」

「這又怎麼可以呢？」

「沒有辦法，我過不了這一關，」依曼把頭低了下去：「我怕自己變成了母親的替身，我怕遭到你們男人的玩弄。」

「怎麼能够這樣說呢？」我開解着她說道：「怎麼如此肯定就是我們男人玩弄女人呢？其實，愛情的事情是需要雙方培養的呢！」

「你可以看看電影的，」她理直氣壯地説道：「就是小説中也有描寫，盡是你們男人欺負我們女人的。」

「潘金蓮怎樣？武則天又怎樣？」我笑着問道。

「我是指大部份嘛！」她的聲音低了下來。

「你是不可以這樣看問題的！」我開解着她説道：「特別是如今這樣民主開放的社會環境，你是有權仔細選擇的。」

「選擇錯誤了又怎辦？」

「就算選擇錯誤了也可以離婚，重新選擇對象的呢！」我笑着説道：「如今與你母親的時代是大大不同了！而你母親當時也是太愚蠢了，她應該很早便離開你爸爸，這樣便不會產生悲劇了。」

「話倒是説得很容易，」依曼不以爲然地説道：「但我們女人只能選擇一次呢。」

「爲甚麼你會有着如此念頭？」

「我們只有一次處子，把這次付給了自己所愛的人，如果選擇錯誤了，又拿甚麼條件繼續去選擇呢？」

「哈哈……」我不由得笑了起來，説道：「原來你還有着如此落伍的思想，那就怪不得你無膽入情關了。」

「不是這樣又該怎樣？」她莫名其妙地望着了我。

「你有看過電視台中當紅女星的新聞嗎？」我問道。

「誰？」

「就是那個背着了丈夫與另一個有性格的男明星同居的女星。」

我有看過。」

「你看過就好！」我笑着說道：「一個已經有了丈夫，並且已有着兩個孩子的母親，仍然可以得到異性付出愛情的。」

「她……」依曼沉默了一會，有點自卑地說道：「她實在是太美麗了，可以說是個幸運兒。」

「可還有着另一個，」我繼續開解着她說道：「她可長得及不上你美麗，與丈夫離了婚後，現在又與一個醫生結婚了。」

「這……」依曼一下子把杯中的酒喝光了，悄聲說道：「我們到外邊散散步，這裡說這些事情不方便。」

「你準備到那裡去？」

「我……」依曼考慮了一會兒，嫵媚地望了我一眼說道：「既然我已應允了你，就隨你回到酒店中好了。」

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匆匆結了數，便摟着了她的小蠻腰步出夜總會回到汽車中……

依曼有點不勝酒力，坐進車後，整個人便靠進了我的懷中……

無數的念頭立即在我的腦海中思考着……

今晚，要征服她可是實在太容易了，只要我點點頭，她立即便會擠進我的懷中任由我施爲，可是後果呢？

對着了如此一具美麗的軀體，能近而不能即，那是一件多麼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啊！

依曼還是個處子，從她的談話中我便可以知道了，難道我就這麼忍心摧殘了她？讓她一夜之中變成一個婦人？

但是，如果讓依曼繼續保有處子之身，她可能就會繼續虛渡青春，享受不到人生至愉快的事情了！

如果破了她的身！如果讓她認識到我們男人真正的好處！那末，她就可能會主動地去追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呢！

對！讓她清楚知道我們男人的好處！

我咬了咬牙作出了決定，隨即便把汽車開動，把這具動人的軀體載回到酒店的房間中……

酒店，本來就是男女尋歡作樂的陽台，所以我摟扶着一個半醉的女子進入房間，侍應生們都没有流露出詫異的目光。

把房門關上後，這二三百尺的地方便是我們的兩人世界了！

我把燈光閞到至柔和，又扭開了房中的音響設備，馬上，一個富有羅曼蒂克的環境便出現了……

「我……我們現在甚麽地方？」依曼有點蘇醒過來了。

「已經回到酒店房間中！」我如實相告。

「我……我好熱！」她輕輕地呻吟起來。

這等於是一個訊號，我馬上便走到她的身邊，悄聲問道：「既然你感到熱，我爲你把衣服脫掉一點好嗎？」

「唔……」她閉着了美眸點點頭。

我的雙手迅速展開了行動，要把她身上的恤衫及牛仔袴解開來，雖然她是斜靠在沙發上，但在她的合作底下，我的任務很快便完成了。

一個半裸的美人馬上便出現在我的眼底下……

雪白的胸圍罩着了兩團富於彈性的肌肉，雪白的小內袴並未能把那黑色的濃影掩蓋住，我的心情馬上便衝動起來……

「你真美麗！」我吞了一下口涎說道。

「是嗎？」依曼迷迷糊糊地。

「就憑你這副好身裁，天下男子都會被你迷倒呢！」

「我……我好口渴！」她低嚷道。

自然，現在的我變成了一個忠實的觀音兵，在征服一個女人之前，不好好地服侍一下可就會太傷害她的自尊心了！

我過去取了一個茶包放進水杯中，然後便斟了半杯滚水，待把茶包泡開了，我又把冰水斟了進去……

然後，我端着了這杯凍茶走到她的身邊坐在沙發上，再把她扶了起來，讓她的粉首靠在我的胸膛上，慢慢地把茶灌進了她的咀內……

從這樣的角度看來，她那深深的乳溝便完全暴露在我眼底下，隨着她吞水的動作，她的一雙乳球也在隱隱抛蕩着……

依曼張開眼來了，她也望見了我那色迷迷的目光。

「你好壞！」她的語氣毫無惡意。

「你知道我們的眼睛是長來做甚麼用的嗎？」我笑着問道。

「總之不是用來看女人的！」她低嚷着。

「工作的時候自然是用來工作，」我把水杯放到了沙發底下，吃吃地笑着說道：「現在的時候便是用來欣賞藝術的。」

「此處又何來有藝術呢？」她詫異地瞪望着我。

「誰說沒有？」

「在那兒？」

「就在這裡。」我把左手按向了她的乳球……

「君子動口不動手，眼看手勿動！」她揚起手來便架住了我的手掌，笑着說道：「誰都像你這麼手多多，藝術品便會被破壞了！」

真可惜！就差那麼一點點便可以觸摸到兩團嫩肉了，料不到她居然出手相拒。我一時顯得很尷尬。

「很失望了吧？」她吃吃笑着問道。

「你太自私了！」我嘆了口氣說道。

「我怎樣自私？」她奇怪地問道。

「收藏着這麼好的藝術品也不讓人欣賞一下！」我假作垂頭喪氣地說道：「難道你就準備這麼的收藏一輩子？」

「這些東西是能隨便讓人看的嗎？」

「又有那個女人可以真的把它們藏起來？」我反問着道。

「其實又有甚麼好看的呢？」

「我們男人對它們並不止是看那麼簡單的！」

「還要作弄些甚麼？」依曼好奇地問道。

「有時你在夢中，」我一本正經地問道：「會不會感到有個英俊的男子肉緊地揑着你的乳房，帶給你無限的快感呢？」

「我才不作那種不要臉的夢！」

「那你是太呆板了！」我嘆息了一聲說道：「試試讓我撫摸一下你的乳房，然後對我說出你的感受。」

「你在佔我的便宜！」

「首先，你認爲我這樣做對你有沒有損失呢？」

「雖然是沒有甚麼損失！」她吃吃地嬌笑着道：「但亦沒有甚麼好處！」

「話可不是這樣說的！好處有了你不知而已！」

「有着些甚麼好處？」

「好處就多了！」我解釋着說道：「首先，男性的手掌能令你感到愉快，其次，男性手掌的接觸能令你的乳房長得更大更美呢！」

「你在騙我！」她不以爲然地說道。

「你也是讀過生理學的，應該知道內分泌這個名稱！」

她似乎是有點明白了，便說道：「撫摸一下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把整個胸圍揭起來。」

我不想與她再爭執下去了，我知道這已經是女性最能容忍的限度了，其實，能够讓我撫摸她的乳房，進一步，她自己不把乳罩掀下來才怪呢！

我的手掌首先在她的小腹上撫摸了好一會兒，然後便緩緩向上摸去，她的肌膚很暖，很滑，觸手處，教我愛不釋手地……

隨着我手掌的向上摸去，她的恤衫也被帶動得掀了上去，雪白的小腹平平滑滑地，益發增加着我的原始獸慾。

顫抖着的手掌終於隔着了乳罩按着了一團嫩肉，這自然便是她的右乳了，乳罩下邊，便是我們男人發夢也想着的鮮嫩鷄頭肉！

依曼的眉額微微皺了一下，咀角也輕輕抽搐了一下，看來是真的，這位刁蠻的小姐可真是從來不讓男人接觸過！

我按住了這堅實的小球兒，一時並不急進，隔着了乳罩輕輕揑了幾揑，這就不得了啦！只見依曼呻吟了一聲，跟着就把我緊緊摟抱住了……

「這樣子我怎能繼續活動呢？」我在她的耳邊問道。

「好……好肉酸的！」她撒嬌般說道。

「有沒有好舒服的感覺？」

「還說舒服啦！」她吃吃笑着說道：「你揑得人家感到很緊張呢！」

「這是你還不能把心情放鬆下來的後果！」我親吻着她說道：「只要你明白這是在享受着，你自自然然便會感到快樂。」

「我又怎能把心情放鬆下來呢！」依曼皺着眉頭說道：「我總是想到你會有着進一步的行動，那種能傷害我身體的行動。」

「怎麼你總想着那些呢？」

「不是我想想的，」依曼悄聲地說道：「我很明白自己的處境，再這樣繼續下去，你必然會成為我這生人中的第一個男人。」

「你這麼心虛，難道你不會抗拒的麼？」

「我……我怎麼能夠抗拒？」依曼苦笑着說道：「就現在，我已經感到渾身酸軟無力，待會兒又怎能抗拒你呢？」

「那即是說，如果我此時向你展開侵襲，你是無能為力的了？」

「唔！」依曼羞怯地點了點頭。

「如果我真的侵襲你，你又會不會怨恨我呢？」

「我……我不知道。」依曼惘然地搖了搖頭。

「你有見過我們男人的性器具嗎？」我忽然激動地問道。

「沒……沒有。」依曼慌亂得連忙搖着頭。

「要不要看看？」我吃吃地笑着。

「不……不要！」她連忙把雙眼閉了起來。

「要不要摸摸？」我又笑着問道。

「不……不要！」她連忙把雙手縮到背後。

「難道你不想欣賞一下我們男人那雄壯的器具嗎？」

「我……我不知。」

「依曼，」我忽然正正經經地對她說道：「有幾句說話我很想對你說。」

「請說吧！」依曼仍然低着頭。

「你這樣繼續下去是很吃虧的！」我一本正經地說道：「一個女人如果到了三十歲還未結婚，心理便會漸漸不正常。」

「但我又有甚麼辦法？」依曼嘆了一口氣說道：「本身對男人有着一種抗拒力，見到了男人想接近我便自自然然會抗拒。」

「那你又爲甚麼讓我如此親近你呢？」

「我……我的內心認爲你沒有危險性！」她頓了頓又說道：「而且，這排心情又悶得發慌！便只好讓你乘虛而入了。」

「爲甚麼會悶得發慌呢？」我微笑着問道。

「這……這……」她慌亂了好一會兒，隨即便咬咬牙說道：「過去的朋友，不是出國便是結了婚，好像祗留下我孤家寡人的。」

「這麼說來，你真的是驚慌了？」

「我驚慌些甚麼？」她瞪大了眼睛問道。

「你驚慌嫁不出去！」我直截了當地對她說道：「你恐怕自己的生理有了問題，再繼續下去，你便會神經失常的呢！」

「這……這怎麼會？」依曼瞪大了美麗的雙眼便待要發作，可立即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阿泉，你真的很明白我。」

「正因爲明白你，所以我才準備對你說幾句說話。

「你說出來好了！」依曼軟軟地伏進我的懷中。

「我……我今晚準備破你的身！」我坦白地說道。

「你……你說甚麼？」

「我今晚要讓你成爲一個小婦人！」

「你……你爲甚麼要這樣做？」她的身體在抖顫着……

「因爲……」我扶正了她的身體，望着了她那驚呆的雙眼，一字一板眼地說道：「我這是爲你好！」

「爲我好？毀了我的身體還說爲我好？」

「正由於你有着一具清白的身軀，你才這樣自命不凡！」我繼續說道：「所以，只有毀了你這清白之軀，再讓你享受到男人的好處，那你才會進入凡人的世界，愉快地享受凡人們的性生活。」

「爲甚麼你會這樣說的？」

「因爲」我解釋着說道：「毀了你的身體才能令你消掉過度的矜持，再讓你享受到男人的好處，你才會主動地去接觸男人！」

「你真瘋狂！也真大膽！」她喘了一口粗氣。

「你同意不同意我這樣做？」

「要在平日，我必定先打你兩巴才趕你走的！」依曼嘆息着說道：「可我現在連舉起手來的氣力也沒有。」

事情是明擺着的了，她的意思是準備任由我侵襲的了！我才不相信她說的甚麼沒有氣力呢！她是有心向我求取肉慾呢。

再說話已經是沒有意思的了，在兩情相許下，一切已盡在不言中，目前最主要的便是看動作，看表現！

融軟的依曼再沒有任何抵抗力，我把她輕放在床上，雙手便繼續着尋找她的雙乳……外邊的恤衫根本就不是甚麼障礙物，只有那緊貼的乳罩才最可恨，好好的一對乳房，爲甚麼要這樣緊密地包裹住呢？

我並不需要把她的衣服脫下來，但我必須拋掉她的乳罩，只有這樣，我雙手才會有活動的餘地！

女人緊張的焦點又着很大的分野，除了過份畸形的女人有着深喉之戀外，其她的，不外是三點上，當然也有部份是在足上的！

從剛才我一接觸她的乳房她的反應來觀察，依曼的一雙乳房肯定便是她的焦點了，既然有了目標，我的雙手不再閒着了。

我解開了她的乳罩，把它扯了出來拋在地上，然後又解開了她的衣鈕，馬上，一雙杯型的美乳便出現了……

「我……我說過不讓你看到的！」她連忙用雙手掩住了乳房。

「爲甚麼？」

「因爲……我知道，」她頓了頓又說道：「你曾看過不少女人的身體，我怕你拿我與她

們作比較。」

「你認爲自己不如她們麼？」

「我怎麼知道！」

「你這是一種自卑的表現！」

「我不知道甚麼自卑不自卑！」她仍然緊緊地掩着了雙乳。

「你是掩不住的！」我極其衝動地對她說道：「我不理會你讓不讓我看，我現在祇想吃奶奶！」

說話間，我已經把她的雙手撥了開去，右手握住了她的左乳搓摸着，咀唇則湊向右乳，吮住了粉紅色的乳蒂……

「啊……喲……」依曼禁不住哼叫起來了，身體也泛起着一陣劇烈的痙攣，而雙腿也難耐地扭動着……

啊！多甜美的乳房！

啊！多嫩膩的乳房！

可愛的一雙乳房此時已全在我的掌握中，掌握着她的乳房便是掌握了她的性慾，依曼，你今晚是逃脫不掉的啦！

依曼身體抖動的程度與我搓捏她乳房所加的力道是成正比例的，當我和風細雨在輕搓着

她時，她就眉絲細眼地在享受着，但當我肉緊緊地捏着她時，她就情不自禁地放蕩叫嚷着，聳彈着豐臀……

「你……你是要了人家的命啦！」

「你……你不要這樣啦！好容易會捏爆了的！」

「呀！我的媽呀！我……我快要舒服死啦！」

「泉！來呀！攏緊我一點吧！」

真想不到，好端端的一個端莊少女，只是在我的一雙手掌活動下，馬上便轉了性，變成爲一個極其放蕩的女人了！

最奇怪的還是，依曼她竟然還會叫床呢！

從來，我最喜歡的便是會叫床的女人，可不是嗎？看着她們在自己的身下婉轉嬌啼，那種滋味，那種英雄感！哼！說不出的快活！

自然，我的衝動感染了她，而她的熱情又衝擊着我，這樣的互助互愛下，我們馬上便變成了兩堆熊熊燃燒着的火焰。

「你……你怎麼祇顧着上邊呢？」依曼媚眼如絲地。

「按步就班嘛！只要你聽我的話，自然便可以享受到歡樂。」

「但人家現在癢得交關嘛！」

「那你要我怎樣做？」我笑着問道。

「照顧一下下邊嘛！」依曼脹紅着粉臉。

「要我怎樣照顧呢？」

「你應該懂得怎樣做的！」

「你剛才說過不讓我看到的嘛！」

「但我現在要你看！要你看！要你看個明白！」依曼激動地站了起來，迅速地把長袴剝脫下來，然後又把那薄薄的內袴扯落拋到床下……

一個全裸的美人展現出來了……

一個美麗的少女向你展露着那最神秘的私處，你有着甚麼感受呢？

我，馬上便衝動起來了，要向她看齊……

室內，此時已是亞當與夏娃的世界，夏娃依然是羞人答答的，而亞當早已吃過無數的禁果。

夏娃俏生生地站在床上，並沒有坐下來，她盡情地向亞當展露着一切，那怕是羞於見人的地方……

亞當，雙手撐在身後仰坐着，面前不到一尺遠的地方就明擺着一個禁果，他正仔細地欣賞着……

「多俏美的身裁！」我暗地裡稱讚着。

一雙美乳聳挺在胸前，下邊是平滑的小腹，中央隆起着一團，而下邊則是一雙修長的粉腿……

由於角度的關係，我清清楚楚地望見了那桃兒……隆起着的小丘滿佈着叢叢芳草，小丘中央隱隱約約可以見到一條小縫，縫內的天地？我的喉嚨「各各」作響……

「怎麼樣？」她嫣然一笑。

「美極了！」我由衷地說道。

「比你那些女朋友怎樣？」

「好多了！」我違心地說道。

其實，每一個女人在我們心目中各有各的地位，而女人在每個時間所表現出來的美也有不同，我又怎能武斷她比我所有的女朋友美呢？

環境上，我又不能不讚美她很美，而事實上她又的確是很美，如果此時我坦白地說出我某一個女朋友比她美，肯定來說，我那火紅的小弟弟便要紮砲了！

「算你識做！」依曼也微微感到我這是違心之言。

「你也來看看我的小弟弟美不美吧？」我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才不要看呢！」她連忙用手掩着雙眼。

「摸摸嘛！」我拉她坐了下來，坐在我的身邊，又把她的一隻手拉下來，讓她觸摸着我的怒目金剛……

「嘩！」她連忙驚叫了一聲，把手縮了回去。

「甚麼事？」我有點愕然。

「你……你發燒！你的身體熱得熨手！」

「你發夢！」我笑着說道：「我好端端地，發甚麼燒呢？」

「真的是很熨手嘛！」依曼斜視了我一眼。

「哦！」我有點明白過來了，依曼此時所掌握着我的部位，正是我全身熱血正聚集、最沸騰之處，又那有不熨手之理呢！

「這並不是發燒！」我笑着向她解釋着說道：「這是熱血的聚集，只有熱血的聚集才可以令我堅强起來的。」

「怎會有這樣之怪事的？」依曼疑慮地說道：「那麼，平時……？」

我明白她是想問甚麼問題，但我此時又那能找出實物向她展示男性平時的模樣呢！於是便只好比劃着……

「這東西平時是軟垂垂地懸掛着，只有在他動情時，或者在它的主人虛火盛時，它就會

自動充血而勃了起來！」

「如此看來……」依曼目灼灼地凝視着我那怒挺着的東西說道：「那只是與汽球一樣！而你此時則像是充了汽？」

「不錯！」我點點頭說道：「但汽球充了汽便可以持續一大段時間，而我這樣的模樣則只能維持一段短時間。」

「它……它自己會洩汽的嗎？」

「不是！」我搖搖頭說道：「每當它勃了起來時，它的主人便會心思思，如不找一個女人發洩一下，便只好自己五指兒乏了消，再不然，可以喝杯凍水，然後靜心想着一些正經的事情，這樣，它便會自動平伏下去。」

「甚麼是五指兒乏了消？」依曼詫異地問道。

「由於人類是群體的、有法律規範地生活着，」我尷尬地解釋着道：「所以有時找女人並不容易，於是便只好獨個兒躲在沒有人的地方，勞煩手指兒辛苦一下，把心火盡去才能平復！」

「那……那不是浪費了嗎？」依曼紅着臉說道。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呢？」我奇怪地問道。

「我……」依曼慌亂地擺擺手說道：「我並沒有說過些甚麼。」

「你還是對我再說一遍吧！」

「是這樣的！」依曼平復了一下激烈的情緒，坦誠地對我說道：「你不明白我們做女人的苦處，午夜夢迴，心愛的白馬王子就彷彿是躺在自己的身邊，可就是捉不到、摸不着，那時候多希望有一個男人陪在自己身邊安慰自己，而你……卻偏偏獨個兒躲着幹甚麽五……五指兒乏了消的！那不是太浪費了嗎？」

我的心内直想笑，但又怎能笑出口來呢！難得她又是如此純情，況且，她所說的也是事實來的嘛！

看來，還是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便當得多，譬如苗族吧，他們有着一個公房，性慾旺盛的青年男女便可以晚晚躲進去，尋找自己喜歡的對象便盡情地去愛、去痴纏，這樣，社會上的色情風氣也會減少呢！

當然，要真的這麽做，女人們是會反對的，說甚麽這樣做便令她們太吃虧了，但偏偏不這樣做的話，她們便是受難的一群，因爲我們男人購買短暫的愛情實在是太容易呢！

「你……你在想些甚麽？」依曼的手指輕輕地撫弄着我的胸膛……

「我爲你們女人感到不值！」

「你可還有同情心呢！」依曼嬌笑着說道：「想深一層也是我們女人吃虧的，誰叫我們的肚子不爭氣呢！」

「目下有那麼多的避孕藥！」我不以爲然。

「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她苦笑着說道：「但社會現狀不容許我們這樣做，而自己的內心亦不容許自己這樣做。」

「這可就難說了！」

「聽女朋友說過，」依曼的臉兒又紅了起來，貼着我的耳邊低聲問道：「你們男人的那些東西是不是噴射出來的？」

「當然是了！」我點點頭。

「噴得有多遠？」

「這點我就很難回答你了！」我苦笑着搖搖頭說道：「因我每一次都有女人盛載着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噴多遠。」

「能不能噴給我看看？」

「你……」我呆呆地望着她說道：「你連我的東西也沒有膽量拿着，又怎會有興趣看我如何噴濺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會有這樣之希望的！」依曼低頭說道：「我有很多幻想，可能我未曾經歷過吧。」

「如果要我就這樣噴濺出來可就實在是太浪費了！」我爲難地說道。

「怎麼會是浪費了呢？」依曼莫名其妙地說道：「你剛才不是說過，沒有女人時就會獨個兒躲着五指兒乏了消的嗎？」

「但現時有你在嘛！」

「你可以當我並不存在的。」

「這怎麼可以呢！」我搖搖頭說道：「我還要爲你效力，爲你衝開那緊閉着的門兒，又怎能事先浪費掉氣力呢！」

「那要費很大勁的嗎？」

爲了免却她加重心理負擔，我可不能把那種辛苦法講出來，唯有笑笑說道：「我如果此時噴一次，短時間便無力再勃起來的了。」

「怪事！」依曼嘆了口氣說道：「我還以爲你隨時都可以勃起來的呢。」

「待我衝開你後，」我提議着說道：「再噴給你看好不好呢？」

「你不會無力再噴了吧？」

「我可以把兩件事情化作一件做的，」我笑着說道：「先用全力衝開你的關口，然後便躺着，讓你爲我把熱流全擠出來。」

「怎……怎麼要我來呢？」

「這是爲了你好呢！」我笑着說道：「由你自己來掌握，可以增加刺激性，這樣我便可

以噴得更高呢！」

「我……我可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膽量呢！」依曼苦笑着。

「爲甚麼？」

「因爲……它看來就像一條毛毛蟲似的！」

「不！」我搖搖頭說道：「待會兒，當我情緒緊張時，它便會變成一枝棍，你拿着是不會有核突感的。」

「變成爲一枝棍？」她瞪大着雙眼問道：「那……那不是會傷害了我嗎？」

「你怕了？」

「不怕，你來好了！」她躺了下來說道：「雖然確曾聽過朋友說是很痛的，但她們事後都好端端地，相信不會致死吧！」

既然她有着這麼的決心，而且亦擺開了陣勢，我還有甚麼好說的呢！現在就一於全力破關好了！

我輕輕地解開了她的乳罩，讓她那美麗的椒乳暴露出來。

我又褪下了她那薄薄的內袴，搓成了一條繩般地繞出了她的雙脚……

雪白的大腿是那麼修長渾圓，在大腿的交匯處，叢叢芳草下，蜜桃兒已經是成熟透了，相信我稍爲用力按一下便能冒出汁液來……

我徹底地解除了自己，然後便伏在她的身上……

兩個火熱的軀體緊密地接觸着，依曼越來越熱情，也越來越放肆，雙手緊緊地纏着我，櫻脣也雨點般地吻在我的臉上……

我壓着她，全身的氣力聚集在胸膛上，緊緊地壓迫着她的一雙椒乳，然後溫柔地貼磨着……

「喲……喲……」依曼難耐地哼叫着。

我吻着她，低聲問道：「你感到痛嗎？」

「不！不！」她閉着眼睛説道：「你用手揑揑我吧！」

「這樣子不好嗎？」

「不……不是不好！你……你還是揑揑我吧！」

於是，我便放鬆了她的身體，用一隻手摟住她的粉頸，而另一隻手就開始搓揑着她那粉嫩的乳房……

「啊……啊……喲……」依曼不停地喘着氣，雙脚也在顛動着……

依曼的一對乳房真嫩滑，也真够彈力，滿掌揑下去，堅實的滑不留手，比揑着一個皮球够勁得多了！

最可愛的還是那一雙嫣紅色的嫩蒂，它們很細小，我只需用兩隻手指夾着，便能令依曼

發出震人心弦的蕩魄聲……

「喲……喲……」她閉着雙眸聲聲地哀叫着。

「是我太大力了？」我憐惜地問道。

「不……不……，你大力點兒！喲……！」

只見依曼那修長的身軀伸直了，又彎了起來，不時又頓着雙腿，望着她這不斷亂動的模樣，我開心地笑了。

依曼，此時的依曼已忘記了一切，她此時已全在我手指的掌握中，我手指的用力否掌握着她全身的節拍……

女人的一對乳房的確是令我們男人留連忘返的好地方，但同時亦是我們男人漸漸便感覺到不耐煩的地方！

這樣捏下捏下的太没有意思了！而且，手掌也漸漸地疲倦了！

隨着她聲聲哀叫呻吟聲中，我感到自己有着了更大的衝動，再不能以這兩團豐肌爲肌地，我要發掘新的過癮地！

在她不停的呻吟聲中，我已轉手爲口。

手指仍在捏弄着她的乳球，口唇則吮住了那發硬的紅蒂……

依曼放蕩地呻吟着，越來越大聲了！

就在她那銷魂的蕩叫聲中，我的手掌鬆開來了，離開了那渾圓的乳球，貼着了那滑膩的腹部熨下去……

自然，那飽滿的小丘便是我之目的地，依曼的這個蜜桃兒可是美極了，真可惜她竟然就這麼空置着！

纖纖毫毛排列得很整齊，就在那嫣紅的小咀唇旁圍成了一個圓圈，生長得是那麼茂盛，同時亦代表着蜜桃已經成熟了。

我的手掌撫摸到那裡，我的目光亦隨即掃視到那裡，此時凝視着那重疊着的紅唇兒，心中不禁暗叫道：「媽，我要洞房了！」

依曼仍然是緊緊地閉着一雙美眸，但是她的臉頰已泛起了一片醉人的桃紅，是代表着羞怯？還是代表着興奮呢？

說她是羞怯，因爲她這還是一生人中的第一次，而這種事情，有着太多的東西令她感到尷尬極了！

說她是興奮，祇因爲她渴望了很久的東西即將便能得到了，而在她的夢想中，這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啊！

「你會不會後悔呢？」我挑弄着那紅唇兒。

依曼默然地搖搖頭。

這代表着甚麼？代表着她是極其渴求的！

依曼，你甘心情願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交給我，我可不能令你失望，我要以最温柔的手法，最能蕩魂的衝刺來討你的歡心。

我的手指不忙着接觸她那最敏感的地方，而是用手掌温柔地撫摸着她那雙暖融融的大腿……

我祇感到她的雙腿漸漸發熨，而她的這雙粉腿也不時難耐地扭動着，不時擴張開來，不時又緊緊地夾着……

當然，在她非常舒暢的時候，她是把大腿張了開來，而在她感到肉緊緊的時候，她就會緊緊地夾着我的手掌引來一陣激烈的痙攣……

「你……你幹嗎不着邊際的？」她迷迷糊糊地叫道。

「我這是爲了你好呢！」

「但你如此做，搞得人家心煩意亂嘛！」

「我認爲這是好事！」

「爲甚麼？」依曼的美眸張開了一條縫。

「因爲你感到心煩意亂便證明了你有着迫切的需要！」

「人家早就説過需要你嘛！」

「這點我知道，」我吻了吻她，笑着說道：「但這件事情是急不來的，水到自然渠成，你看看我，不也是快要爆炸開來嗎！」

「那……那你還在等甚麼？」

「你有見過磨米嗎？」

「這事情與磨米又拉上了甚麼關係呢？」伊曼瞪大了一雙美眸。

「誰說没有關係！」我笑了笑說道：「慢慢細磨才能磨出幼漿，要是心煩氣燥地急磨，可就會浪費了呢！」

「我們有的是時間，」伊曼不以爲然地說道：「就算是磨粗了，我們也可以從頭再來過，把米漿磨得又滑又嫩。」

這老處女想得可真開心，也難怪她的，三十多歲的人了，現在才有機會見識風風雨雨，看來，如果我能令她舒舒服服，倒怕她會不放我回去呢！

「伊曼，」我吻了吻她的唇角說道：「你可不要忘記了，這是你的第一次呢！如果有着甚麼差錯，我怕會令你從此失去興趣。」

「我不理會這麼多！」伊曼扭擺着祼軀說道：「我現在只感覺得好空虛，阿泉，你快點來啊。」

想不到，猶似是泛濫的洪水，春情勃動的老處女，此時有如是一個蕩女淫娃，聲聲哀求

着我快點採取行動。

望着了那微裂開來的小唇兒，漸漸地滲出着醉人的香液，我還能等待嗎？好容易，輕輕地一挺，我們便結了合體緣……

事情出奇地容易，但我仍然能體會到她真的還是一個處女，那羞態，那悲吟，裝是裝不出來的，而且，她没有必要騙我。

梅開二度過後，伊曼再也吃不消了，緊緊地擁着我共同進入夢鄉。

× × ×

爲了捧菲籍女歌星梅麗詩的場，這天晚上我們又到夜總會去，首先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跟着便是跳舞……

伊曼的舞術並不高明，但勝在婉轉盡如人意，猶似小鳥依人般緊緊地貼着我，令我玩得很開心……

十點鐘一到，美艷的梅麗詩登台了，我頻頻擁住伊曼舞近音樂台，換來了梅麗詩的「調情眼波」。

她今晚穿着的服裝很華麗，旗袍上滿佈着閃光珠片，裹得美麗的軀體很緊，讓那美妙的曲綫盡量地顯露出來。

夜總會內那淡淡的燈光便宜了這個熱帶女郎，使人分不出誰的肌膚嫩白或青黃，祇要身

裁秀麗[illegible]便能夠迷人。

伊曼發覺到我與梅麗詩眉來眼去，也就有點不高興了。

一曲既終，她與我回到座位，然後問我明天有没有甚麽約會，我說有，是舊同學邀約的，她也就乘機說自己明天也有約會，大家既然需要早起，也就不宜睡得太遲，提議即時便離開夜總會回家。

我曉得她的心情，也就讓她得回一點心理上的勝利，便結數離開。

因爲她還有一個皮包留在酒店內，便不得不與我同回到昨晚共同行樂的房間中，這樣，我便有着機會做文章了。

車上，我問她是不是討厭那個梅麗詩？

「我根本就不認識她，」伊曼搖搖頭說道：「又怎麽會討厭她呢？」

「既然是這樣，」我微笑着說道：「如果我介紹你與她認識，你會不會反對呢？」

「能夠多認識一個人自然是好事，不過，她是不會喜歡見到你之女朋友的，那可能是一個尷尬的場面，我可犯不着。」

「女兒家倒曉得女兒家的心情，這樣看來，即使要你認識她，你也是很勉强的了，伊曼，這令我感到非常高興，你對我之女朋友有妬意，正是你非常喜愛我的表示，對嗎？」我笑着問道。

「你別在胡猜了。」

「不是胡猜，我說的是實話，可惜今晚夜總會中沒有奏黑燈舞，如果有的話，我會抱住你，擁得牢牢地親一個吻，相信你不會賞我一記耳光吧？」

「誰說我不會？」

「是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的。」

「我向來不相信人類有着第六感覺的。」

「不相信嗎？試一試便可以知道了。」我伸手關了電燈。

「你……你要做甚麼？」

「我現在就要親吻你的咀唇，你會給我一記耳光，但這一記耳光是不會打到我的臉兒腫起來的，因爲你不忍心我明天在人家面前無話可說的。」

「你……你找死！誰……誰會同你親咀？」她匆匆地走向門口。

我早有預謀，搶先佔住了門口，她匆匆地衝過來，恰好便衝進了我的懷抱中……

「你……你……」她氣急敗壞地。

「別忘了，我們昨晚才合了體，你把最寶貴的東西都交給我了，難道現在就如此忍心？」我低聲說道。

「放開我！」她低呼着。

我不再理會她了，雙手緊緊地抱住溫暖的嬌軀，咀唇則吻向香臉兒……她掙扎着要躲閃，但我的動作比閃電還要快，從額到頰，從頰到咀，咀唇含住了咀唇，大力地一吮……

她的一隻手挽住了皮包，一隻手拿住手袋，自然無法把我推開來，我再用一雙手捧住了她的俏臉兒，不容她再掙扎了。

我不敢表現得太狂妄，祇吻了兩分鐘左右就把她放開來，復亮了電燈，等待着接受她的打或罵。

可是，事情發展得很突然，我剛把她放開，她就匆匆地推開了門跑了出去。

我被這意外的事情驚呆了，跟着便匆匆追出去，一直追到街上才把她截住，然後把她拉上車子不住地道歉。

「我……我……」

「駱先生，」她嘆了一口氣說道：「我不會是你所需要的女人，我是不會給你吃耳光的，但也不會再有第二次到你的房間去！這是真話。」

「爲……爲甚麼呢？」

「你自己心中明白。」

「我……我昨晚不是令你感到很快樂的嗎？」

「我所指的並不是這一方面，」伊曼被我說得脹紅着臉兒，顫着聲音說道：「因爲你眼中的女人個個都是梅麗詩。」

「我仍然不能明白你的意思。」我呆呆地。

「梅麗詩是一位表演女郎，而婚姻是表演女郎的票房毒藥。但普通女性就沒有票房價值，你仔細想一想便能夠明白我的意思了。」她細緻地解釋着。

「我現在明白了，」我點點頭說道：「你把接吻看得太重要了，好像看作是婚姻的序曲似的，是不是呢？」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她低下頭來悄聲說道：「我是個普通的女性，没有任何的票房價值，所以不敢把接吻當作遊戲。」

「這……這就好難講了！」我根本就不想接觸這個問題。

把伊曼送返了寓所，我便再到酒店等待那美麗動人的梅麗詩。

我扭開了房中的電視機，再把房門打開了一條縫，如此一來，當梅麗詩回來的時候我便可以發覺得到。

一直等到午夜一時三十分，這才見到梅麗詩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走回來，想把門匙塞向匙孔，却是總也塞不進去。

我打開了房門，過去呼喚了一聲她的芳名，然後接過門匙把門扭開來……

「你喝醉了！快回床上休息吧。」我乘機摟住了柳腰。

「可愛的人兒！」她抓住了我的手臂説道：「再來一杯。」

我把她扶進了房間內，搖搖頭説道：「我剛才喝得太多了！不能再喝，你還是陪我一起不喝的好。」

「陪人不喝？」梅麗詩睜大着佈滿紅筋的醉眸望着我説道：「你再説一回吧，是陪人喝酒還是陪人不喝呢？」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風俗習慣，」我笑着解釋道：「客人要喝的時候，主人陪他喝，如果客人不喝，主人也不能喝。」

「你即是説，由客人作主是嗎？」

「是的，客人作主才是最高的禮法。」

「那麼……」她忽然張開了醉眸瞧住我吃吃笑道：「那麼……我……我情願做客人了。」

「但這裡是你的房間，你是不能夠做客人的。」

「那末……」她想了想便伸手過去按電鐘。

「不要叫侍應生拿酒來，我是不會再喝的了。」我擺了擺手。

「這個你可以放心，」她也擺了擺手笑着説道：「我是叫侍應生進來做別的事情，並不是要他取酒。」

不一會，侍應生進來了，向梅麗詩問需要甚麼服務？

她微笑着指住我，對侍應生說道：「把這位先生的行李拿到這裡來，再把我的行李搬到他的房間去。」

「爲甚麼？」侍應生張大了一雙莫名其妙的眼睛瞪住我。

「我要做這個房間的客人。」她嘻嘻哈哈地嬌笑起來，然後向床上撲下去，整個身體頓時變成了一個大字。

我暗暗示意侍應生走出去，他再也沒有繼續逗留的必要，待他剛關上了門，我便蹲下來替她脫掉了那一雙高跟鞋子。

梅麗詩沒有拒絕我，任由着我擺佈……

在此之前，我總以爲菲律賓女子都是胖胖的，臉兒像個團圓月，身裁像個啤酒桶，通常通常都是矮矮的。

錯了！我的想法錯了！

現在我面對着的正是一個菲律賓女子，這個可愛的梅麗詩，她把我對菲律賓女子的印像全部修改過來了。

對着了眼前的這雙金蓮，我嘆了一口氣，單是這雙纖纖細脚就足够我欣賞了……

當然，欣賞是包括了視覺與觸覺的，我捉住它輕輕地撫愛着，撫摸着消瘦的脚底與豐腴

的脚面，再由脚面而至小腿，有着無限的温馨，有着無限的趣味。

「我要風！」她閉着眼睛叫道。

「現在的冷風很强呀！你要甚麼風呢？」我低聲反問道。

「唔……我……我要你給我風，我要……」

「你是不是想到汽車中與我出去兜風呢？」

「不！不！」她搖搖頭説道：「你不給我風就給我冷水好了！」

「哦！」我總算是有點明白了，於是便準備走向浴室：「你想我替你敷冷水毛巾麼？這事情倒是好辦！」

「不，」她俏皮地伸出一雙脚把我的腿夾住，使用唱歌的低音説道：「替我脫掉晚裝，扶我到浴室去。」

「好呀！」我連忙伸手到她的身體上尋找晚裝的拉鍊……

梅麗詩被我那尋找拉鍊的手指搞弄得不斷吃吃地嬌笑着，最後指指自己的背脊説道：「就在這裡嘛！」

原來晚裝的拉鍊是開在背後的，我祇得把她的身體翻轉來，要她俯伏在床上才能够扯得開拉鍊……

待得我把那拉鍊扯開來，又要再把她的身體翻動，要她坐起身來，這才能够把她的晚裝

整件卸下來。

歌星本來就是一種浪漫的女性，亦可能是晚裝太厚了，她的裡邊再沒有甚麼衣物，祇剩下了粉紅色的乳罩及內袴。

我扶住她那嫩滑的肌膚進入浴室中，她見到椅子便坐了下來。

「我替你注一缸冷水，讓你浸一浸身體好嗎？」我問道。

「好的。」她閉上了眼睛，靠住牆壁，一隻手抓住了臉盆盆邊。

「別掉在地上呀。」我一邊警告她，一邊扭開了水喉，待注滿了一缸冷水後便告訴她，我要出去了，要她浸完身體便叫我。

我出了浴室後便躺在床上休息，此時，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假如我有興趣的話，是可以替她洗一個澡的。

可是，問題並不在為她洗澡不洗澡，如果見到她那美麗的裸軀而令我慾火熊熊燃燒起來，那我應該如何自處呢？

她跌跌撞撞地走回來，喝了一個大醉。

她是在那兒喝的呢？又是與誰喝的呢？

以常理來推測，她一定是與男朋友在夜總會中喝的，但是她喝醉了，喝醉了是應該由她的男朋友護送回來的呀！

可是，沒有一個男朋友肯送她返來，此事就有點不尋常了！

可能，她的男朋友已有過這樣的經驗，如果陪她回來的話，可能不那麼容易脫身，鬧足了一夜，沒有一覺好睡，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再沒有任何男朋友敢惹她，終於任由她自己單獨回來了。

如果我把她視作爲迷途的羔羊，乘她現在大醉而佔有她，那我的快樂會非常短暫，但所惹來的煩惱可能很長。

像她這種浪漫型的女性，通常都會把自己的身體看得非常隨便，任何男人想佔有她的身體，她都會表示歡迎。

可是，她所索取的代價是怎麼樣呢？我雖然是一點也不知道，但因爲沒有一個男朋友敢來陪她睡覺，可以想像得到所索必然甚奢，不特經濟方面負擔沉重，而對她的照顧也會成爲一宗苦惱。

她的確很美麗，有着一雙勾魂的大眼睛，有着兩片惹火的小紅唇，更有着一具迷人的軀體，正是每個正常男性所希望追求得到之對像。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她之閨房不應該是「空空如也」的，應該有着很多自命風流人士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我稍爲掃視一下這酒店房間，床底並沒有任何男性的拖履，架子上沒有任何一套男用的

刮鬍器具，這證明了她根本沒有一個知心的男友。

表面上看來，這是非常奇怪的現像，但想深一層，想到惹過她之後會有着太多的麻煩，這也就絕不奇怪了。

我並不是一名笨伯，對於一個如此美麗而又可以如此容易獲得的美人兒又怎敢招惹呢！我不準備待她出來了，我要馬上離開。

正當我正想步出門口，回心一想，如果她不幸沉沉大醉而在浴缸中發生了甚麼意外，甚或是害了她的性命，那我是有着責任的。

一想到這裡，我就非等到她浴罷出來不能走了，要知道，侍者是知道我曾在這房間中逗留，如有甚麼意外，警方是非找到我不可的。

於是，我退回到房中坐在沙發上，呆呆地等候了三十分鐘，但浴室中半點兒聲響也沒有傳出來，我漸漸便感到不安了。

我站了起來步往浴室門口，輕輕敲響浴室門，但仍毫無反應，我的心一急，用力一撞便把門推開來……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只見她仍然像方才一樣，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頭則靠在牆壁，睡得很濃，並從唇角處透出着微微的笑意。

看來，她的處境是非常安全的，這是我悄然離去的最佳時刻。

可是不知爲了甚麽，我的雙脚竟然往浴室內走去，並且把她整個兒地抱起來，然後再轉回到床邊，把她放回到床上去。

當我把她的粉首放到枕上去時，情緒忽然非常激動，眼看住兩片朱脣微微張開，便再也抵受不住了，含住脣兒便吻起來。

溫軟的紅脣一投到我的咀裡，便使到我的咀有着融化之感覺，跟住，要融化的還有我之五根手指頭。

我再也無法忍耐了，一下子挣脱出她紅脣的痴纏，大力地搖動她那美麗的軀體，瘋狂地問道：「梅麗詩，醒來，答我一句話。」

她連眼也不肯睁開，祇用鼻子哼了一聲。

「梅麗詩，聽住我的問話，我要與你睡一夜，但是，我的身上祇有四百元閒錢，我祇能給你這些做禮物，你能够答應我嗎？」

她仍然没有作聲。

我祇感到全身像有熊熊的火焰在燃燒着，燒得我好辛苦，便更大力地搖着她的頭，繼續說道：「答我一聲呀，不想說話就點一點頭，或者是反對的就搖一搖頭。」

梅麗詩像是失去了知覺似的，既没有點頭，也没有搖頭，對於我的問話置諸毫不理會。

我被她氣得半死，真想一走了之，但想到這遍體的慾火一出這房間後，半夜中又何處尋求解決之道呢？便只好繼續留下來了。

忽然，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

我曉得熱常女郎通常都會準備着一瓶或一盒藥油的，於是便立即去尋找，打算把藥油放進茶杯裡，迫她喝上一口，憑藉薄荷力量來弄醒她，一定要她答覆我一句「是或否」。

找到了抽屜，我拉開來一看，一叠單據便出現在我眼底下，我順手拿起一看，全屬酒店的欠單。

我搖了搖頭，相信自己的推測沒有錯了，這是一個等着錢要用的窮歌星，看來，我如果想風流便必須付出沉重之代價了。

我再審視一下手上之欠單，見到有一張還附着有一片小紙兒，是這樣寫著的：「星期日還不結清欠單，星期一就要提出控訴了！」

單是這一張酒店房間欠單，便已經是八百多元了，此外還有一張是酒店房客吃餐欠單，欠下也有五百元之多。

怎麼樣呢？我的腦海中轉過了無數的念頭……

最佳的選擇自然是一走了之，這樣做大可避免了不必要的煩惱，女人之嘛！外面的世界有的是。

可是回心一想，一場相識也算是有着緣份，她是一個落難的歌星，而她的確還算是有着幾分姿色呢！

如我現在離開她到外邊找女人，價錢可能是便宜點，但意義就可能是完全不同了，幫助一個等着錢用的女人，價錢可能是貴點，但她當會視我爲恩人。

況且，我現在離開她，到外邊就必定能找到賺我錢之女人嗎？要她們打着呵欠地不耐煩地接待我，我寧願五指兒乏了消。

我又細細審視了欠單，總共是五張一共欠下一千七百元，此款是不算少的了，可也不算是巨大，憑我的力量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我心中暗暗有着了主意，便把欠單全放回到抽屜之中，然後便回到床邊，準備好好地享受一下這醉美人。

我先爲她解開了全身的衣服，沉沉大醉的她絲毫沒有反抗力，任從着我如何擺佈，半點兒也没有掙扎。

很快地，她便以全裸的姿態出現在我眼前。

熱帶女郎的膚色素來都不甚够美觀，但那只是表面看來而已，面對着一個全裸的熱帶女郎，視覺享受仍然是十分可取的。

床上，這具美好的身裁上，白的依然够白，紅的嫣然透紅，茸茸的濃密草叢中滿泛着醉

人的桃紅……

我的心劇烈地震盪着，可不是嗎？現在的我已有着了强烈的需要，而我所需要的正明擺在眼前，那是一個多麼可愛的軀體啊！

梅麗詩有如是大字型的攤開着，這是我剛才刻意的擺佈，雖然是有點不雅觀，但到底是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所希望看到的。

我也把衣服脫下來了，讓我那充滿着陽剛之氣的火棍在空氣調節的酒店房間中享受到陣陣清涼感，從而也消除着我的緊張。

其實，又有甚麼好緊張的呢？此時的她已變成爲我咀唇邊的肥肉，祇要我有興趣吞進去，就可以半點不留。

梅麗詩，仍然是沉沉大醉，她並不知道將要發生怎麼樣的事情，但我清楚地知道，她必然很贊成我如此做的。

並不是因爲我是個大情人，祇因爲她實在是太窮了，一個連房租也付不起的女歌星，她所需要的就是錢。

一個二流的歌星，如果憑着她正當的收益，又怎能長駐在一流的酒店房中呢？我肯定她必定是爲着賺取外快而已。

很快地，我已經向她看齊，彼此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自然，她的全身赤裸是由於我的需要而被我把全身衣服剥下來的，而我的全身赤裸則是爲了方便行事。

她，自然並不知道將要被侵襲！

而我，清清楚楚地有着一個目標，自然就是她那雙大腿中央的交匯處，茸茸濃毫所遮掩着的地方。

暫時，我無甚必要挺軍直進，因爲，一個女人的身上，除了那個小小洞兒令人消魂外，還有着很多令我們男人開心的所在。

我輕輕地爬上床去，背靠在牆壁上，然後把她拖了起來，讓她的玉背靠着了我的胸膛，彼此親熱地相貼着……

當然，我這樣做是有點自私的，不知清楚着的梅麗詩會不會讓我如此輕薄地擁着她，因爲，這樣的一種姿勢能讓我雙手透過她的腋底而掌握着她的一雙乳房……

梅麗詩，多好聽的名字！但更誘我的則是這雙乳房，它們是如此的堅實，幾乎便想從我的掌握中掙脱出來。

嫣紅的蒂兒怒挺着，有如是兩粒紅蓮，挺頂着我兩掌的中央。

我輕輕地搓捏着，下巴則擱在她的香肩上……

女人的一雙乳房，又有甚麼情形比現在够好看的呢？

一個仰躺着的女性，她的乳房很容易便會失去任何的曲綫。

一個俯伏着的女性，就算她有着更好的曲綫，也會被埋沒在床褥中，與任何的男士目光無緣接觸。

只有是坐着的女性，她們的曲綫才能清清楚楚地顯露出來，更由於我的下巴擱在她的香肩上，她的乳房被我捏成甚麼的模樣，我都可以一目了然。

對於女性的一雙乳房，我從來都是愛不釋手的，特別是如此將要進行交合的前奏，我更把它們視作爲寶貝了。

我的雙手時而有着了點肉緊，簡直就似要把這雙乳房捏破似的。

「喲……」梅麗詩有着了點反應，輕輕地呻吟了一聲。

聽到了女人的呻吟聲，益發增加着我的鬥志，我存心希望她能醒轉過來，對付一個活色生香的女人比對付一個醉美人肯定是有趣得多了。

我的手掌又增加了點力……

「喲……」梅麗詩張開了咀唇，揚起着粉首哀叫着……

多麼震人心弦啊！我只感到一股熱氣直往上衝，雙手捏得更緊了……

「喲……喲……」梅麗詩粗重地喘息着，更微微地呼叫着道：「放……放開我！放開我！」

我緩緩把手掌放鬆開來……

啊！多可憐的一雙乳房啊！只見那粉紅的一雙乳球上，各自留下了五條藍紫色的手指痕……

「你……你捏得我好痛！」梅麗詩微微睜着了眼睛，一隻手掌則輕撫着自己的一雙乳房……

「對不起！」我由衷地向她道歉。

「你……你是誰？」她的醉態似乎被這突然的事情驚醒過來了，瞪大了眼睛向我問道：「這……這裡是甚麼地方來的？」

「你以爲呢？」我微笑着問道。

「我明明是已經回到自己房間去的。」她側揚着頭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這裡正是你的房間呢！」

「那麼……」她轉回過頭來望着我問道：「這裡既然是我的房間，那你爲甚麼又爬上我的床上來，這幾天我明明沒有約過任何男朋友的。」

「是我把你送進房來的，」我半真半假地微笑着説道：「我見你靠在走廊的牆壁上，便作主把你扶進來了。」

「啊！我認得你了！你是對面房間的駱先生，」她的面上恢復了少許笑容：「但你的手

掌爲甚麼會按在我的胸脯上，並且捏得我如此痛呢？」

「那是你叫我如此做的。」我平靜地望着她說道：「一進房後，你便要我爲你寬衣解帶，然後又要我爲你按摩乳房……」

「真有這樣的事情？」梅麗詩呆呆地望着我。

「我總不會能够擅自打開你的房間門而進來向你輕薄的吧？」

「這……這就難說了！」梅麗詩打量了我一會兒，忽然又奇怪地問道：「怎麼你會把衣服全脫下來呢？不會是我在醉中把你衣服脫下來輕薄吧？」

「不……不是！」我尷尬地笑了笑說道：「是我……是我被你的熱情誘到全身就像火燒似的，不脫不快。」

「這樣看來，又是我的責任了？」

「不！不！」我連忙分辯着說道：「我也有責任的。」

「你有着些甚麼責任？」

「是我定性不够，」我有如是背書似地說道：「原本是想做件好事，把你扶進房中就準備離開的了，可是漸漸便被你這美麗的身裁吸引住，一時就顧不上會有甚麼後果了。」

「你認爲會有甚麼後果呢？」梅麗詩吃吃地嬌笑起來，一對堅實的乳房也被牽動得顫出層層乳花……

我的下巴仍然擱在她的香肩上，一時被這美麗的情景看得呆住了。

「說說看，會有甚麼後果呢？」梅麗詩仍然問道。

「這……這……」我一時不知該說些甚麼好，只得老老實實地說道：「我相信，最終我是會佔有你的。」

「那你是準備强奸我了？」梅麗詩的語氣毫無惡意。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被她問得滿頭大汗，焦急地說道：「只是由於昨天見到了你，被你的容貌所吸引住，現在，我還只以爲是天賜良緣呢！」

「無論你怎樣說都好，」梅麗詩微笑着說道：「這裡是我所租住的私人房間，你未得我之同意而進來，並且脫光衣服爬到我的床上來，還狠命地揑傷我的乳房，你自己心中有數，將會構成甚麼刑事罪行。」

「我……我……」我嘆了一口氣，把身體靠倒在牆壁上，想不到，我竟然是惹上了這麼一個大禍。

「其實，」梅麗詩轉過頭來，面對着我微笑着說道：「看把你嚇得，連東西也縮回去了，其實，你是不應該如此驚駭的，有膽做出事來就應該有膽量承擔。」

「唔怕就假了！」我苦笑着說道：「你不知道我們這裡的風俗，由於色情行爲而被判入監牢之遭遇是很悲慘的呢。」

「能說與我知道嗎？」她有點好奇。

「在牢中，色情犯子的地位最低微，」我把自己所聽聞到的說了出來：「任何犯人都看不起色情犯，往往借小小意思便會把色情犯打到倒地不起，還有，還有很多玩意兒是用來羞辱色情犯的。」

「是些甚麼？」

「譬如，」我哭喪着臉說道：「他們會把一些汽水罐縛在色情犯的性具上要他爬在地上拖行從而獲得樂趣。」

「還有呢？」

「我也知不了那麼多，只因我從未試過。」

「那就讓你進牢中去試試，」梅麗詩吃吃地笑着說道：「那是多麼有趣的事情啊！出來後，你可要把所遭遇的怪事情告訴與我知，讓我笑一個飽。」

「梅麗詩，求求你別這樣做。」我驚起上來，差點便要跪倒在她的面前。

「不如此做，我又對不起自己的身體，」她指指自己乳房上那幾條藍紫色的手指痕說道：「要不是我剛醒轉過來，怕就要被你捏爆了呢。」

「我……我確實是有點肉緊，」我抱歉地說道：「但我的確是很愛你，看在我們相識一場，你就放過我吧。」

「哈哈……哈哈哈……」梅麗詩忘形地笑了起來。
「你在笑些甚麼？」我愕然地問道。
「我祇是與你說笑而已，」梅麗詩抹了抹笑出來的淚水道：「要真是想把你送到監牢，剛才已經大聲呼叫『非禮』了。」
我的心當即一寬，隨即便向她說道：「多謝梅麗詩小姐，我現在就要回到自己房中去，騷擾了你真不好意思。」
「你敢走？」她睜大了一雙美麗的大眼睛。
「爲甚麼？」我又有點駭然。
「如果你此時離開我，我就會大聲呼叫非禮的了。」
「那我……我留在這裡又能做些甚麼呢？」
「你剛才是想佔有我的身體是不是？」
「是……我……我曾有過這個念頭。」
「現在想不想呢？」
「這……這……」我無言以對。
「你是不是只能欺負醉得一塌糊塗的女人？」梅麗詩正色地望着我問道：「對於一個正常的女人就毫無辦法了？」

「我……我……」

「你說一句老實話，現在對我的身體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也沒有用，」我被她迫得只能實話實說，指着自己的性具苦笑着說道：「它已經嚇得縮回去了。」

「這是小事情而已，」梅麗詩嚴肅的臉上展露出少許笑容來，只要你有興趣，它自然便會重新舉起來的。」

「那我當然是有興趣了！」我輕鬆地說道：「自從昨晚見到了你，我就再也忘不了你啦。」

「說句老實話，」梅麗詩嘆了一口氣，苦笑着說道：「我原也不想嚇你的，但我等着錢用，而我又不想白拿你的錢，便只好靠這祖傳的東西與你交換了。」

「你需要我付出多少代價呢？」我的心又收緊起來，恐怕她會於這個時間開天殺價，那我就拿她没辦法了。」

「你認爲我值多少錢呢？」想不到她竟會提出如此一個問題來。

「這……這……」我苦笑着望住她道：「女人本來就是無價寶，我又怎能批出一個價錢來呢。」

「這就難辦了！」梅麗詩嘆了一口氣道：「我從來是不做這種交易的，又怎能定出一個

價錢來呢！」

「你……你說甚麽？」我感到有點愕然。

「我這樣說並不是認爲自己能潔身自愛，」梅麗詩苦笑着說道：「我也經常與男人做愛，但那些都是我心愛的男人，我從不收受他們金錢上之報酬的。」

「這就難怪你入不敷支了。」我點點頭，心中有點明白過來了。

「你平時與女性出去消遣一晚，通常花費多少呢？」她忽然問道。

「這可就難說了，有平有貴的。」

「比較普通的消費呢？」

「大概是五百至一千元吧。」

「那我就收你七百五十元好了。」梅麗詩嬌笑着說道：「我不認爲自己是個美人，但在自己的國內也薄有名氣，我原不想收你金錢報酬的，但我實在窮得支撑不住了，就只好作賤自己的人格。」

想不到，梅麗詩竟是個頗有骨氣的歌星，她並不把我當作是條肥水魚，我很感動，便悄聲對她問道：

「就我所知，這點錢是不够你應付難關的。」

「我自己會想辦法。」

「你實在是太好了！」我一把將她擁住，吻着她那嬌嫩的臉龐說道：「我願意幫助你。」

「你能幫助我些甚麼？」

「我願意付給你二千五百元，」我吻着她說道：「讓你能夠結清酒店的欠單，開開心心地生活着。」

「你怎麼知道我欠酒店錢的呢？」她感到有點奇怪。

「對不起，我剛才曾擅自打開你的抽屜，看到了所有的欠單及酒店對你的警告信，我知道你確實等着錢用。」

「這是我私人的事情，不應該麻煩你的。」

「我願意這樣做，」我誠懇地對她說道：「是你把我視作爲朋友，既然是朋友就應該有通財之義，就請你接受我這次幫助好了。」

「既然你準備這樣做，如果我拒絕你就太不成敬意了！」梅麗詩爽快地說道：「那我先多謝你了。」

「現在我的身上並沒有那麼多現金帶在身上，」我頓了頓又說道：「我先給你四百元，明天是星期六，我會到銀行中提取與你的。」

「難道我還不相信你的誠意嗎？」梅麗詩向我湊上了火紅的櫻唇。

抵受不住紅脣的誘惑，我緊緊地吮住了兩片櫻脣，兩條舌兒也在裡邊交纏着……

以前，我從來都不敢親吻菲律賓女子之櫻脣的，但現在破了例，我已被她的熱情所融化了……

聽朋友說過，東南亞的女人是很賤的，她們爲了討丈夫或情人的開心，往往用自己的舌尖吻遍男人的身體，就算那最骯髒的小孔也會照顧到。

聽他們說，這些女人舐起男人的屁股來，的確是很有一手，往往令男人飄飄欲仙的呢！

這在我們中國人聽來，確實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處是接收新鮮食物的，一處是排出廢物的，兩個孔洞又怎能接觸在一起呢？

雖然我沒親眼見過，但傳說令我對東南亞熱帶女郎的櫻脣存有戒心，但偏偏上天有意與我作對，此時就讓我親吻着可愛的梅麗詩。

此時的梅麗詩有如是一堆熊熊燃燒着的火焰，把我熨得渾身發熱，繼續下去，怕不把我燃燒成灰才怪呢！

「我輕輕把她推開來……

「怎麼啦？你不喜歡我嗎？」她幽幽地問道。

「我又怎會不喜歡呢？」我微笑着，雙手又襲向她的一雙乳房，輕輕地按捏着那對堅實的乳球……

梅麗詩柔順地轉過身去，讓我的雙手又能透過她的腋底充份地掌握着一對乳球兒……

她的乳房很堅實，而她的一對嫩蒂更是翹挺着……

我輕輕地揑着乳球，輕輕地搓着嫩蒂……

梅麗詩的呼吸聲漸漸便急促起來，時而更透出着微微呻吟聲。

「梅麗詩，你好美！」

「說謊！」她微笑着說道：「我總認爲熱帶的女人及不上其它地方的女人美，而有色人種又及不上白種的美！」

「各花入各眼嘛！」

「別在討我的歡心了！」梅麗詩閉着眼睛說道：「還是歐美的女人漂亮點。」

「你有看過這幾屆的世界選美嗎？」我笑着問道。

「看過了又怎麼樣？」

「這幾屆都是有色人種的美女當選嘛！」我抗議般地說道：「先有委內瑞拉美女，跟着更有哥斯達黎加美女。」

「那只不過是爲有錢人增加幾個玩物。」

「但總算是世界公認的呀！」

「啊……你大力點兒吧，別這麼婆婆媽媽的！」梅麗詩叫道。

「我怕又捏出幾條紫色的傷痕呢！」

「是我叫你的嘛！就算捏爆了自有我擔當。」

既然是她自己這麼説的，我就再也不客氣了，雙手用力地擠捏着，更時而緊搓着那雙嫩蒂……

「喲……喲……」她聲聲地低吟着。

我被她的呻吟聲刺激着，捏得更大力、搓得更用力了……

「喲！」梅麗詩忽然整個人像觸了電的跳了跳，然後便緊緊地按着我的雙手，急促地在喘息着……

「怎麼啦？」

「你是想把人家的嫩蒂兒摘下來嗎？」

「我明明是在奉命行事嘛！」

「奉命行事也該有個輕重次序，」梅麗詩雪雪地呼着痛道：「再這麼的捏下去，我便將會變成個無蒂女郎了。」

「那我捏細力點便是了！」

「細力點又不行，」梅麗詩搖搖頭説道：「就好像到口唔到肚，一點兒也不過癮的呢。」

「那你就任由着我施爲好了。」

「我又怕你把我的蒂兒扭了下來。」

「那有這麼容易的事情，」我笑着説道：「現時的痛覺只是由於你還未達興奮階段，情到濃時，就算真的扭下來也不會覺得痛呢。」

「你説的也是真話，」梅麗詩點點頭道：「在與自己所心愛的男人造愛時，幾乎連命都願意交給他了。」

「那你即是説我並非你的親密男朋友了？」

「你不要怪我，我所説的是實話，」梅麗詩甜甜地笑着説道：「我們昨晚才認識，現在就已經赤裸裸地相對着，只可以説是有緣而已！」

「你這話也是真的，」我點點頭説道：「既然是這樣，我便應該加多點愛撫來彌補感情上的不足了。」

「今晚，我這個人是交給你了！」梅麗詩嬌笑着説道：「但願你能够盡力而爲，令到彼此都能得到滿足。」

「如果你希望獲得滿足，一定要與我充份合作的呢！」

「這個自然。」她點點頭。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忘記了朋友的警告——説甚麼東南亞女郎的咀唇是很骯髒的，我

熱情地把她那溫暖而嬌小的身軀擁進懷中，一邊親吻着那兩片熨熱的咀唇，一邊正面地搓揑着她那翹挺堅實的乳房……

梅麗詩的肌膚算是比較嫩滑的了，觸手處柔潤無比，那兩團鮮嫩的鷄頭肉簡直令我愛不釋手……

當然，我的手掌不能永遠地停留在一個地方，況且，一個女人身上鮮嫩的地方並不單止這兩團肉球呢！

梅麗詩在微微地哼叫着，散發出愉快美妙的聲音，隨着那聲音的節奏，她那平滑的小腹也在輕輕地挺聳着……

多麼誘人的動作！

它没有阿拉伯跳肚皮舞女郎的急劇旋轉動作，但却另外有着一番風味，特別是看那微微掀動着的茂密草叢……

我的手掌停在嫩滑的肚皮上……

我的手掌滑到了濃密草叢的邊緣……

我的手指有如是小青蛇般隱没進草叢內……

沙漠中的綠洲，內邊自然有着豐盛的水源。

我盡量地伸直着自己的手臂，讓小青蛇兒透進了茂密的草叢，然後又從草叢中鑽出頭來

，輕輕地淺嘗着綠洲甘露那醉人的芬芳……

梅麗詩的身體微微地顫抖着，呻吟聲也越來越粗重了，看來，她也是很飢渴的，這豐腴的綠洲很久没接待過遊人了。

我的手指在探索着，我的視綫也掃了過來……

在我的視綫所能達到的邊緣，剛剛是正好看到半個綠洲，綠洲的中央有着一個泉眼兒，看光景是深不可測呢！

本來，這地方是我視綫所難抵達的，因爲在平時，它總被那濃密的草叢遮蓋着，令人難以見其真臉目。

現在，隨着梅麗詩的意盪魂搖，隨着我手指的連番躍按，它已經充份暴露出來了，女人最秘密地方的表面完完全全地顯露着……

梅麗詩在我的懷中盡量地收縮着小腹，又盡量地張開着一雙大腿，這種要命的姿勢，我就是閉起着眼睛也能清清楚楚地摸到它是甚麼形狀的呢！

我柔柔地撫摸着那泉眼兒……

梅麗詩一下子又湊起着紅唇，雙手捧着我的臉龐索吻。

我的手指輕柔地掃動着，時而帶起它那嫩紅的唇片兒，時而又有意地揩過那已呈潮濕的泉眼……

「放……放進去吧！」梅麗詩悄聲地說道。

「放些甚麼進去？」

「把……把你的手指放進去吧！」她閉上眼睛說道。

「你感到很需要嗎？」

「唔……」她點點頭。

我又怎能拒絕一個美麗女性的這種需求呢！就算她不作聲，我也會鑽進去，在這神秘的美境中留連、探秘的了……

我屈起着中指，準備沉下去……

看來未是時候，我遭遇到了阻力，未能一突而入，未能順順利利地鑽進她的體內。

「喲……」她嬌呼了一聲：「別這麼大力，你弄得我好痛！」

「放心，」我吻了吻她的臉龐說道：「這是意外。」

「不要弄出那麼多意外！」她溫柔地笑了笑。

我不再說話了，更熱烈地親吻着她，而中指則仍然屈起着，指頭輕輕敲動着那小門兒，祈求它能主動地打開來。

小門兒並沒有打開來，但却按出了幾滴珠液，有如是龍涎鳳液，點點成珠，在那門兒邊閃耀着醉人的光輝。

這個泉眼兒的活力好强！我從心眼中笑了出來。

「快……快插進去嘛！」梅麗詩扭擺着小蠻腰。

我用指甲掀起了那片小唇，指頭揩了揩那露珠兒，然後便蜿蜒而進，在那秘道中向前邁進……

門兒是窄了點，但裡邊可是個寬闊的天地，我的指頭兒盡可以在裡邊搞個天昏地暗，掀動層層水花也無浪。

「喲……」梅麗詩又呻吟起來了，聽在耳中是那麽的舒暢。

「你樂啦？」我悄聲問道。

「唔……喲！有……有點。」

其實，我確實已經感覺到梅麗詩樂起來了，可不是嗎，那小小門兒套着了我的手指，一下一下地箍夾着……

我很有節奏地在裡邊搞動着，不時又在抽動着，指骨節兒抽出了那油潤的嫩脂，糊在草叢中，塗在粉腿上……

「喲……你真要命！」她在誇讚着。

「別那麽蕩！省點氣力吧！」我在她的耳邊説道：「我的主力軍還未出動呢。」

「你同我定！」梅麗詩吃吃地嬌笑着道：「我可是自視甚高。」

「你不怕我把你殺得敗下陣來嗎？」

「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梅麗詩嘻嘻哈哈地笑着道：「你們中國人說的『一夫當關、萬夫莫擋』嘛！我佔着了地利。」

「甚麼地利不地利？」

「我是個守城者嘛！」梅麗詩仍然嬌笑着說道：「我在暗時你在光，你要衝鋒陷陣闖進來，我却可以以逸待勞地一口一口把你的大軍吞掉。」

「說得倒是容易。」我冷笑着。

「很快便可以見真章的。」她也在陰測測地笑着。

「你幾乎連我的先頭部隊也抵擋不住呢！」

「誰說的？」她吃吃地嬌笑着說道：「你有見過猫捉老鼠嗎？猫捉到老鼠總是喜歡把玩一番的呢。」

從來，與女人鬥咀，男人通常是得不到甚麼便宜的，她們牙尖咀利，往往令你哭笑難分的呢！我不再作聲了。

「把你的食指也放進來吧！」她竟然向我挑戰。

這是銷魂的事情，我自然樂於奉陪，於是也把另一枝前鋒部隊派進去，希望能够裡外夾攻而把她殺敗。

梅麗詩好整以暇，任由着我把兩枝部隊突進去。

兩枝部隊並肩前進，道路似乎是顯得窄了點，但當突破「樽頸地帶」後，活動的範圍依然很廣闊。

「我想接觸一下你的大軍。」她閉着眼兒在享受着，纖纖玉手却往下伸去，希望能够摸清楚我大軍的形態。

對於她的這種探索，我是毫不畏懼的，雖然女人的一雙纖手甚具威力，往往可以不戰而屈人，但我對自己充滿着自信，也就隨便地遞了過去……

「果然是有點威勢！」梅麗詩甚感滿意。

「唔係猛龍就唔過江嘛！」

「小心我把你的龍筋抽了出來！」她一邊在把玩着，一邊吃吃地嬌笑着道：「到時你就變成軟龍的了！」

我不想再與她在言語上糾纏不清，前鋒部隊加强了攻勢，兩枝部隊時出時入，整齊的步履聲在室內迴響着……

「喲喲……喲喲……」她銷魂地蕩叫着。

「吃不消啦？」

「快……快點！急……急促點！」

好個梅麗詩，果然是位床上戰將，只見她哼哼哈哈地，從容地抗擊着我那進襲的部隊……

手指兒倦了！

動作慢下來了！

梅麗詩並不欺人太甚，她並沒有取笑我，却是示意着我快點展開總攻擊，讓她也見識見識我的厲害。

我把手指兒撤了出來，濕糊糊地在那毛茸茸的地方揩了揩，然後又揩了揩自己那挺拔的雄師……

我把她放開來，讓她舒適地躺在床上。

我一下子跳到了床下，然後站到床邊，雙手提住了她的雙脚拉了出來，讓她的豐臀就墊在床邊上……

這時候的我，就有如是小車夫似的，雙手提着了把手，彎着了腰肢便要往前推。

梅麗詩很能與我合作，她大概是清楚自己的生理特點，一下子便把個軟枕頭墊在自己的豐臀下。

「我要來了！」我警告着她。

「難道我還怕你不成。」她嘻嘻哈哈地笑着，迎接着我的進襲。

我把腰肢一挺，「雪」的一聲，我們彼此的身體便以九十度角接觸着了……

這是極爲要命的一擊，我一刺到底還要狠命地印上兩印，那肉緊的動作把梅麗詩也幾乎推回到床上。

「啊……啊……」她在歡欣地呼喚着。

一下、二下、我深深地刺下去……

「喲……喲……」她隨着我的深刺而呻吟着。

時而，我一下深刺到底，然後又緊迫着她的蜜桃兒篩動着……

「喲……喲……好過癮呀！」

我急衝、疾旋，幾下動作已令梅麗詩緊張起來了，然後我便採取慢火煎魚的動作，弔弔她的胃口。

我有氣無力地塞了進去，剛突入一半便又趕緊拔出來，休息好長一段時間便又緩慢地放進去。

梅麗詩似乎有點急了，挺聳着蛤兒想要搶食，奈何她是躺着的，一點也沒有辦法，只好盡量地捕捉着那難得的刺入。

每逢我剛剛刺進去，她就運起了全身勁力要把我箍住，我任由着她箍夾着，了無生氣，一待她換氣的時候，我便又與她拜拜了！

「你……你這是怎麼搞的？」梅麗詩氣急敗壞地說道：「你這……明明是在戲弄我呢！」

「隨便你怎樣說都好吧。」我站在床邊吃吃地笑着。

「好人、愛人，你行行好吧！」梅麗詩急起來了，叫嚷着道：「你怎能如此對待我呢？你明知道我現在是很需要的呀！」

「我這樣做，目的是爲你好而已！」

「還說是爲我好呢！」她嚷叫着道：「你明明是想要了我的命。」

「又怎會呢！」我平平淡淡地對她說道：「你也是個有着豐富性經驗的女人，應該知道我們男人的戰鬥力是屬於有限公司的，不這麼樣的緩和一下，相信我現在已經倒了下來，留下你一個人空焦嘆呢！」

「哦！我明白了！」梅麗詩嘆了一口氣道：「原來你的確是爲我好，我……我錯怪了你啦！」

「其實你也應該怪我的！」我微笑着說道：「我並非是個無堅不摧的男人，却要好勝地來招惹你。」

「天下間真有無堅不摧的男人嗎？」她好奇地問道。

「我怎能知道這個問題！」我哈哈地笑了起來：「這個問題應該請教你們女士才對，因

爲亦只有你們才能清楚。」

「我……我可沒有遇到過。」她嘆了一口氣。

「你所身臨的，」我好奇地向她問道：「你所遇到的對手中，最佳的持久紀録是多少呢？」

「大約是四十五分鐘吧！」梅麗詩想了想便説道：「但他用在衝刺的時間並不長，看來祇是像在虓着虓着似的。」

「你真的希望有一個男人能對你展開四十五分鐘的衝刺？」

「那該是一件多麼奇妙的事情啊！」梅麗詩神往地。

「如果真的是有着這麼一個男人！」我哈哈地笑了起來：「那他必定是個機械人，並有着鋼筋與橡膠的組合。」

「天下間男人都不能這樣做嗎？」

「當然！」我笑笑説道：「不要説是進行性愛了，只要試行將腰肢前前後後地擺動四十五分鐘，相信也没有多少男人能做到。」

「那我是將會失望了？」

「自然，」我點點頭説道：「但是有着很多辦法補救的。」

「我又該如何去補救呢？」

「到成人用品公司中買具自慰器回來，」我輕輕拍打了一下她那一塌糊塗的脹蛤兒，笑着說道：「到時，不要說是四十五分鐘，就算四個半鐘頭你也能够享受得到，只要電源在持續着，你仍然可以享受到那銷魂的衝撞。」

「我也曾經用過呢！」梅麗詩搖搖頭說道：「但效果沒有你所說的那麼好。」

「你確實曾經試過？」我甚表懷疑。

「我爲甚麼要騙你呢？」她嬌笑着說道：「初初玩是有點興趣的，但嘗試了三兩回，便總覺得沒有擁着一個眞實男人那麼的好了。」

「爲甚麼你會有這種感覺的呢？」

「這點好難講，」梅麗詩苦笑着說道：「高深的措詞我不能形容出來，只可以這樣說：『它缺乏了那種氣味！缺乏了那種火辣辣』的感覺。」

「所以呢！」我笑笑說道：「你們女人總需要我們男人的！」

「難道你們男人不需要我們女人嗎？」她白了我一眼。

這時候，我已回了一口氣，通紅的火蛇又在蠢蠢欲動，特別是看到了美味已明擺在眼前，它樂於藏身進去。

我又雄糾糾地挺了起來往前衝去，剎那間便隱身於那洪流滾滾的泉眼兒中，彼此已痛痛快快地結爲一體了。

肉慾在交熾着，感情也在交匯着……

「摟實我，摟緊我！」梅麗詩失驚無神地嚷叫着。

我連忙把腰彎下去，將火蛇兒盡量送進她的深處，然後緊緊地擁着她，不時更用胸膛觸擦着她的乳房……

「不要動！不要動！」她怪叫着。

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俏皮地將屁股縮了縮，然後又狠命地往前一挺……

「嘩！我無命呢！」梅麗詩怪叫着，一下子用雙脚把我緊緊地箍住。

原來，這熱帶女郎已抵達到了天堂上，她正想悄悄地享受那刹那間的微妙滿足感，却又被我送上更高一層樓。

只見她，閉着眼睛在胡言亂語……

只見她，滿身便像要冒出烟來似的熾熱……

彷彿是香汗淋漓，却又是洪流泛濫，女人原來便是水造的，此時彷彿便是要回復原形了。

我無謂打擾她的享受，静静地頂着她呆站着，自然，她的享受也在感染着我，特別是那神秘地帶隱隱透出着的箍夾感。

我被她箍得快意、夾得瘋狂，我也要放了……

隨着一股洪流的奔瀉，我再難以自持，一下子狠狠地搖擺着腰肢，將那敏感的器具擦觸着她那潮潤的泉源……

「喲……喲……」她的粉首胡亂地搖蕩着。

「啊……唔！……」我也聲聲地在共鳴着。

天地彷彿在旋轉着，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事物能靜下來，彼此的活力迸發出來了，大床也似抵受不住我們的壓力。

刹那間，她緊緊地擁緊着我，貝齒輕噬着我的肩膊……

刹那間，我沉沉地喘了一口粗氣，腦際間是一片的空白……

我倒下來了，軟軟地倒下來了，就倒在她那軟綿綿的軀體上，發軟的雙脚再難支持整個身體！

眨眼間，一切都平靜下來了，四週是一片的沉寂，連空氣也似乎凝結住了，大床，亦回復它那四平八穩的狀態。

我不願把眼睛張開來，臉龐正正埋沒在她的乳溝間。

梅麗詩自然也是不想再動了，她那箍住我後臀的雙脚也放鬆開來，軟軟地垂掛在床前……

好一會兒，我才退了出來，與她的接觸告一段落了，我用紙巾稍稍揩抹一下，然後又用

紙巾塞住了她那顯得淩亂的蜜桃兒，抬起了她的雙脚，讓她側着身體躺在床上。

「你……你要到那裡去？」她微微睁開那水汪汪的雙眸。

「我準備到浴室中清理一下。」

「放心，我並非是個帶菌者，」她充滿着倦容地笑了笑：「等會再清潔好了，現在先擁着我休息一會吧。」

「我清理完也可以出來陪你的呢。」

「到時可能就沒有那種微妙的感受了！」她甜甜地笑了笑：「況且，我還準備與你商量一些事情。」

「甚麼事呢？」

「你先躺回下來吧。」

無可無不可地，我又躺了下來，與她面對面地相對着……

她的粉首枕到了我的手臂上，彷彿就像是一對熱戀中的愛人似的，而她的手指，亦深情地撫摸着我的身軀。

「到底是甚麼事呢？」

「明天是星期六，後天是星期天，這兩天你都能抽出時間來嗎？」她用期待的目光望住我。

「抽得出又怎麼樣呢？」我懶洋洋地。

「沒甚麼！」梅麗詩深情地望着我說道：「我只覺得與你很投緣，如果你有空的話，我希望能與你相聚三兩天。」

「你不用到夜總會中登台嗎？」我奇怪地問道。

「與目前的這間夜總會之合約剛剛期滿，而星期二則要往別一間夜總會登台了，在這空閒的三天中，我相信自己會很寂寞，故此希望能得到你相陪。」

「你不是有着很多朋友的嗎？」

「別說了！」她嘆了一口氣說道：「昨晚上你也是清楚的，我由於要結束在這間夜總會的演唱，一場朋友便與他們去喝個痛快，可事後竟沒有一個人肯送我回家，如果不是遇着了你，相信我要由侍者喚醒才能進房休息呢！」

「他們待你太薄了！」

「可不是嗎！」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當我有錢的時候，他們就好像是我的知心人，當知道我還欠下酒店的房租，他們便惟恐我會向他們借錢呢，我也是不帶眼識人呢。」

「時間我倒是有的，」我想了想便說道：「但這幾天的時間你又準備如何安排呢？總不能整天躲在房間裡的吧。」

「你是怕我把你扯乾了？」梅麗詩風情地吃吃笑着。

「這點我倒沒有躭心過，」我被她逗得笑了起來：「只要我不用催情藥，有那麼多就用那麼多，相信你也很難把我扯乾呢！」

「我才不願整天呆在房裡呢！我想……」

「你想甚麼就說出來好了。」

「聽朋友說，」她美眸一轉，嬌笑着說道：「這兩天沙田馬場會有着一番熱鬧，說甚麼有國際騎師邀請賽呢。」

「你想賭馬？」

「只是想見識一下而已。」

「我那有這麼多錢去花費呢！」我連忙封起了後門。

「你已經盡你的能力幫助我了！我還怎好意思用你的錢呢。」她温柔地望着我說道：「我不想大賭，祇想玩玩而已！」

「玩玩也是需要錢的呀！」

「這點你倒不用躭心，」她暗暗盤算了一下便說道：「我唱下一個場子還沒有取上期，明早我相信能撲到一兩千的。」

「如果你有錢的話，那我倒願意陪你進去消遣一下。」

「話是這麼說定的了，」梅麗詩興奮地說道：「明天下午我們進馬場，明晚我們又回到

這裡來，說不定還有件事情令你非常高興的呢。」

「甚麼事情？」

「現在我不敢說出來，」梅麗詩賣了一個關子說道：「總之是能令你大感興趣的，我之所以不說出來，是恐怕到時不能兌現。」

「希望到時讓我有着一個意外的驚喜？」

「正是。」

「那明天的節目又如何安排呢？」

「明天一樣有馬跑，」梅麗詩笑着道：「我們再接再勵，到馬場中玩一個痛快，贏了的話，明晚便搭夜船過馬交。」

「輸了呢？」

「輸了就無話可說啦！」梅麗詩吃吃地嬌笑着說道：「到時就只好勞煩你的腰肢，在這房中尋求免費的娛樂好了。」

「那我希望贏錢了。」

「這麼快便對我的身體生厭了？」

「不是的，」我連忙說道：「到了馬交一樣可以與你的身體接觸呢！只不過，在不同的地點又會產生不同的樂趣而已。」

「那我們一言爲定了。」

「君子無戲言。」

我們實在是太疲倦了，雖然彼此都被對方的身體吸引着，但到底還是相擁着進入夢鄉，一切留待明天再續未了緣。

× × ×

第二天早上大約九點鐘我便醒過來了，匆匆地到浴室中清理過身體，發覺梅麗詩還躭在美夢中，不忍把她吵醒，寫下了一張字條在沙發上，要她在中午十二時於酒店房間候我，然後便悄悄走了出來。

由於夜來獲得到性愛的滋潤，今天的精神顯得很飽滿，在一間餐廳中打電話回公司請假，然後進食了一個早餐，便匆匆地往銀行提取金錢。

想到有着兩天的賽事，而我個人又一向愛好賭馬的，便大手筆地提取了七千元，除了付給梅麗詩二千五百元外，我還可以擁有充盈的彈藥呢。

之後，本想回家拿取旅行證件，但想到明晚說不定會變成一個窮光蛋，而且，就算羸了，回家取證件也用不了多少時間，所以便趕回到酒店的房間中。

梅麗詩已經不在了，相信她是往撲馬本呢，而沙發上亦留下了一張她寫給我的字條，說她必定於中午前趕回來，要我必要候她。

看看手錶原來才十點多鐘，離中午還隔着個多鐘頭，於是便脫了衣服躺回到床上，回味着昨晚的溫馨。

這個菲籍女星也真是怪人一個，有那個女歌星不喜歡賺取外快的呢？但她却偏偏擁有自己的人格！

想想她也是老實得可以，明明自己等着幾千元結房租、找飲食，但她居然提出只收取我七百元，那餘下的欠款她又如何想辦法呢？

明明是已經山窮水盡，但她却窮風流，餓快活，竟然邀約我進場賭馬，如果輸了的話，我真不知道她下個星期如何生活。

我的確是很喜歡她，不然的話，我昨晚也不會特意回來恭候她了，想不到如此容易便得到了她的身體，成了她的入幕之賓，現在想起來也蠻有滋味呢！

那麼堅實的乳房，簡直教人愛不釋手！

那麼瘋狂的動態美，簡直令我不想再離開她！

想到今晚又可以與她再續香火緣；我又有着點衝動，嗅着她身體留在床上的餘香，我不禁握着自己的傢伙暗暗說道：「你真有福！」

迷迷糊糊中，我又睡過去了。

是一陣親熱的亂吻把我驚醒過來，睁眼一望，梅麗詩俏生生地站在床前，甜甜地望着我

微笑着。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我問道。

「差不多十二點啦。」她望了望手錶。

「看你的模樣，」我坐起床來，擦了擦雙眼向她問道：「想必你已經借到了上期。」

「當然了！」梅麗詩得意地説道：「我原本可以多取一點的，但又怕多點錢在袋中會輸多點。」

「我們先去結了房租及伙食的欠單吧。」我站了起來。

「你真的要如此大方地幫忙我？」

「是我自己提出來的，」我笑了笑說道：「難道我會失信於美人嗎？」

「我是那門子的美人？」梅麗詩吃吃地笑了起來。

「情人眼中出西施嘛！」我拍了拍她的肩膊，正想擁着她步出房外。

「你現在想到那裡去？」

「先結欠單，然後到餐廳中解決肚子的問題，飲飽食醉後便一齊殺赴馬場，期待能捧回一袋袋的鈔票。」

「你可以叫侍者把欠單拿來，而且，我們亦可以在房中進食午餐的，」梅麗詩笑了笑說道：「我想省會一點氣力等會去收錢呢。」

「好的。」於是我便依照着梅麗詩的意思，按鐘把侍者叫了進來，找清了她所欠下的款項，然後便要他爲我們準備午餐，一切都要快點。

侍者領命而去，當房門口剛關起來，梅麗詩的香唇又湊了過來，纖纖玉手並向我的身上搜索着……

「你要找甚麼？」

「我想把昨天晚上令我欲生欲死的東西找出來，」梅麗詩吃吃地笑道：「它是如此的威猛，我可是從未嘗試過呢。」

「光天白日之下別來這一套了，」我把她的手拔回出來道：「我們趕着時間前往馬場，並且，侍者也快要端午餐進來的了。」

「人家是好想多謝它一番嘛！」

「今晚才來這一套未遲。」

「你就讓我見見它吧！」梅麗詩悄聲說道：「花不了多少時間，我是由於昨晚忙於享樂，忘了一睹它的豐采呢。」

女人，有時真是拿她們没有辦法的，這麼一丁點小事情爲甚麼要忙着做呢！我没好氣地扯下了拉鍊，說道：「你要看就看個飽好了。」

「你……你好像有點不開心呢！」她呆呆地望着我。

「要看就快點看吧，侍者快要進來的了。」

梅麗詩趕緊踏前兩步，一手伸了過來透進了我扯開拉鍊所露出的空隙，摸索了好一會兒，然後頗爲失望地說道：「怎麼無氣無力的？」

「現在可不是讓它大展雄風的時候呢！」我沒好氣地說道。

「我還以爲你整天都可以保持那種雄風呢！」梅麗詩苦笑着，纖手也縮了回來。

「你可是感到失望了？」我忙又把拉鍊扯上。

「並不！」梅麗詩搖搖頭說道：「只要它能帶給我滿足，大與小對我又有甚麼關係呢。」

這時，侍者敲響了房門，是送午餐進來了。

我們匆匆地用過了午餐，然後便下樓截的士，時間上看來，不乘的士是趕不着進去的了。

好長的一段路，從尖沙咀往馬場確實可以說是乘搭長途的士了，由於沿途暢順，我們只花了大約二十分鐘便來到這人山人海的地方，車資也不過是四十多元，可說是便宜得很呢。

匆匆地跳下了的士，我拖着梅麗詩便擠進人叢中……

「我們忘記了買馬牌呢！」梅麗詩忽然失聲說道：「這樣又如何進入馬場呢？」

「這有甚麼大不了！」我拖着她仍然往前擠着。

「無票又怎能進場呢？」梅麗詩頓着脚説道：「難道你有辦法變出兩張票來嗎？看來我們這次是白行了。」

「快點行吧！」我拖着她仍然往前擠着：「我們可以找黃牛的。」

「誰是黃牛？」她詫異地望着我。

這時，可能是由於梅麗詩的說話驚動了身旁的一個青年人，只見他主動地走過來向我問道：「是不是忘了買票？」

「正是，」梅麗詩趕忙答道：「難道你有票子多餘出來？」

「多少錢一張？」我連忙問道。

「五十元一張，兩張一百，」青年人望着我說道：「要不要呢？要就拿錢出來，前邊可要一百元一張呢。」

「是會員證嗎？」梅麗詩似乎十分熟悉馬場的一切。

「我們那有會員證賣呢！」年青人挺不耐煩地，打量了週圍一遭又問道：「要不要？要就快點過水。」

「公衆席那有這麼貴的？」梅麗詩似乎還有甚麼話要說，我連忙取出一百元交給年青人，而他就趕緊從衣袋中取出兩片小紙皮交到我掌中，然後便轉身消失在人叢中。

「你怎麼給他那麼多錢？」梅麗詩有點不明白：「明明是賣十元的嘛。」

「你以前經常進馬場來的嗎？」我環抱着她的腰肢往前行去。

「他可以騙得了你，可騙不了我的！」梅麗詩越說越氣：「以前我很多時都與朋友到來消遣，每次都是買公衆席，每個馬牌售十元而已。」

「但這兩個可是幸運馬牌來的呢！」我打趣着說道。

「甚麽幸運馬牌？」她有點不明白。

「持有這種馬牌進馬場賭馬，」我信口開河地說道：「買甚麽馬就能跑甚麽馬出來，你可以算算，五十元不是太便宜了嗎？」

「怎會有這種事情的？」梅麗詩怪叫着說道：「你在騙我，如果真的有這種必勝馬牌，人人都會搶着購買啦。」

「這要講緣份，」我笑着說道：「今天我們够運，能够買着兩個幸運馬牌，看來想唔贏錢都幾難了。」

梅麗詩不再說話了，似乎相信了我的說話，對付女人有時就要這樣，只有這樣做才可以避免她們的麻煩。

好不容易擠進了閘門內，原來我們只不過是從南海游出了太平洋，偌大的一個馬場早已是人頭湧湧的了。

「香港的馬場真熱鬧，」當我們在二樓處找到一個地方歇下脚時，梅麗詩嘆息着說道：

「就好像能進入馬場就必能贏錢似的。」

「香港的馬迷也的確幸福，他們也的確能贏到錢，」我微笑着說道：「不然又怎能如此旺丁旺財呢。」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梅麗詩呆呆地望着我。

「我說香港的馬迷每個人都能贏錢。」

「那麼，」梅麗詩白了我一眼道：「那他們贏的錢是從那裡來的？」

「這點我就不清楚了！」我聳聳肩膊攤開雙手說道：「我只是知道：如果我贏不到錢，又爲甚麼花那麼多時間與精神到這種地方來呢。」

梅麗詩不準備與我糾纏在這個問題上，她向我問道：「你準備買些甚麼馬呢？」

「我現在也不知道，」我打開了帶來的馬經問道：「你又喜歡些甚麼馬呢？」

「我看不懂你們那些方塊字，」梅麗詩聳聳肩膊說道：「等會讓馬兒出跑道時，那隻馬兒生猛就買那隻好了。」

「你這樣賭贏過錢未呢？」我奇怪地問道。

「難道你又贏過了很多錢？」她白了我一眼。

「整季結算時，輸贏也不大，」我得意地說道：「我並不是每場都買的，但有了心水就會重注下去。」

「馬兒出來了，我們去看看吧！」梅麗詩拖着我往欄邊走去。

由於這一場是新馬，我没有興趣投注，便真正地欣賞跑馬，一得一失可與我全無關係，只是欣賞着梅麗詩的種種神態……

跑完七場馬結算下來，我贏了差不多二千元，而梅麗詩也贏了近一千元，要不是她的注碼細，她贏的可要比我多呢！

「你說得對，」梅麗詩嬌笑着說道：「我們真的是買了兩個幸運馬牌，這才連場得勝的呢。」

「我没有騙你吧？」

「没有！没有！」她吃吃地笑着說道：「好在你能買下來，要是我，怕已經把他轟走了。」

「這場還買不買？」我摟着她的肩膊。

「你呢？」她小鳥依人似的靠在我懷內。

「你喜歡甚麼馬？」

「我喜歡一號、二號、三號，準備把它們串鐵三角。」

「你好喜歡『威』？」我笑了笑說道：「你買這麼多威，所以，你也喜歡那些威猛的男人了。」

「當然啦！」梅麗絲稍爲打量了一下身邊的環境，低聲嬌笑着說道：「如果碰着了唔威的男人，那真是你愛了。」

「你認爲我够威嗎？」我笑着問道。

「你够威，人又好！」梅麗絲笑着道：「我遇着你算是碰到貴人了，你與其他的人不同，你很富有同情心呢。」

「人夾人緣吧，」我一邊陪着她往投注，一邊笑着說道：「我總覺得你與我很投緣，所以希望能够陪着你。」

「你以前的女朋友也很美麗嘛！」她嬌笑着說道。

「我與她的緣份很短，經過了也就算了！」我聳聳肩膊說道：「她的確是很美！但我已經見識過她的美麗。」

「如果照你這樣說來，我們之間的緣份也會很短呢！」梅麗絲望望我，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爲甚麼又要那麽長呢？總之我們見一日過一日算了。」

到底是一個江湖女人，離離合合，愛水情花已覺過眼雲烟，很快便忘却了那微微的尷尬，拖着我的手臂歡歡喜喜地投注去。

她所投注的是一三四鐵角，而我則買重一拖三四，用以投注的錢都是贏回來的，以君子矛刺君之盾，贏了固然高興，輸了也只是贏少一點。

幸運之神一直追隨着我們，經過了綠茵場上一番競逐，結果是正如我們所願，彼此都齊齊中正，派彩也不俗，每十元有近百五元的彩金呢。

人群潮水般地湧往火車站、巴士站、小巴站，當然，我們是走得比較遲的，因爲我們還要花費一段時間收銀呢。

馬場百態是令人嘆爲觀止的，進場的時候，人人都充滿着信心，經過了幾天幾夜對每匹出賽馬的研究，雖不敢說必能百發百中，但總能預測得到百份之五十吧，這百份之五十就足以令人滿口袋、手袋都塞滿花花綠綠之鈔票了。

投注的時候，有的人是閃閃縮縮，惟恐讓人見到了而跟着買，那麼跑出來的時候就會降低了賠彩率，有的人則是豪氣干雲地一擲萬金，充滿着必勝的信心。

馬兒出閘後，人們的神態更是表露無遺，有的大聲呼叫，有的提心弔膽，有的歡呼，有的嘆息，直到馬兒衝過終點。

派彩公佈了，勝利者自是興高采烈，在那派彩的窗前猛噴口水花，輸了的就垂頭喪氣地，躲在角落中繼續研究手中所捧着的馬經。

我們是當然的勝利者，因爲跑出了大熱門，很多人都擠着收錢，我們沒有必要與人家争，在跑道邊欣賞了一會馬場的黃昏景色才施施然然地去到派彩的窗口。

「你贏得比我多，今晚又是食你的。」梅麗絲笑着說道。

「我沒有異議！」我點點頭，點數了一下職員交給我的錢，把它們放進了衣袋，隨着便挽住了梅麗絲那纖幼的腰肢步出馬場。

「到那兒去？」她望着我。

「你認爲呢？」

「你贏了那麼多錢，我可要好好地吃一點，」她笑了笑說道：「聽說沙田開了一間「中國城」酒樓，你能陪我去嗎？」

「這個容易。」我揮手截了一部的士，撫摸着她的豐臀把她送進了的士內，然後我再坐到了她的身邊，捉着了她那纖纖的指兒……

「你好壞！」她嬌笑着瞪了我一眼。

「我又想起了昨晚嘛！」我吃吃地笑着在她的耳邊說道：「在的士中幹那回事蠻有趣的呢！」

「有空你駕駛部私家車來，我陪你！」她吃吃地嬌笑着說道：「別要弄得人仰車翻，雙雙躺在醫院中才有趣呢。」

「先生要到那裡去呢？」的士司機等得不耐煩了，沒好氣地問道。

「啊！」我這時才如夢初醒，發覺到有第三者在瞪視着我們，這才尷尬地說道：「美林新村後邊的中國城。」

司機把的士開動了，我留意到他的眼睛盡往倒後鏡中張望着，我心中自然知道他想看甚麼，但我又何必充任免費娛樂的男主角。

梅麗詩的手掌放在我的大腿上，溫柔地撫摸着……

我没有任何的反應，只是望着她甜甜的笑着，她心中奇怪我這末好規矩，那料到我正氣惱着那個的士司機呢。

的士駛出了馬場的範圍，順着火車路往九龍駛去，橫過了火車路後再駛了一段路程，然後便沿着城門河的右岸轉了一個彎。

當的士停下來時，梅麗詩不相信這裡就是「中國城「酒樓」，她以懷疑的目光望着我，但見到我下車後便連忙跟着下來。

「酒樓呢？」她四下裡望了望。

「這邊不就是嗎。」

「這裡只不過是城樓來的！」她詫異地望了望眼前的城牆：「我們不是來攻城，是要解決肚子的問題呢。」

「酒樓就在裡邊嘛！」我摟着她的腰肢鑽進城門中……

「這麼怪模怪樣的！」梅麗詩四下裡打量着……

「聽說……」我充作導遊般向她解釋着說道：「這裡原是一個有名的貪污探長之別墅，

依山而建，裡面別有一番風光呢。」

「看來又幾得意呢！」步進了城門內，梅麗詩見到了小巧的游泳池，充滿着法式情調的咖啡座、精緻的人工瀑布、合乎規格的網球場，不禁心花怒放。

「先生，這兒買票。」一位老人向我們指點着。

「我們是來吃飯的，難道吃飯也要買票嗎？」梅麗詩愕然地問道。

我對她笑了笑，取出四十元買了兩張入場券。

「嘩！搶錢呀！」她把手兒掩在小咀巴上，詫異地對我問道：「入場券都要二十元，那我們進來吃飯豈不是做了水魚。」

「做水魚也是我們自己要做的，」我哈哈地笑着說道：「沒有人強迫我們進來，是我們自己走進來的。」

「不要在這兒吃飯了，把入場券退回給他們罷！」她哀求着我道。

「你肉刺麼？這一餐飯可是有人請的呢！」

「誰？」她瞪大了雙眼望着我。

「馬會。」

「別……別這麼浪費！」她愕然了一會，明白了我是說笑的時候便連忙說道：「別忘記了，我就是因為這樣充闊而幾乎要坐監呢。」

「你與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我挽着了她的纖腰邊往前走邊說道：「你擺闊是爲了撐場面，難道一個歌星還會住在小公寓中麽，就算你肯這樣委屈，相信也沒有老板肯請你唱歌了。」

「你說的也是。」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今晚我請你吃飯這些錢是赢回來的，可以說是風流錢，」我繼續說道：「而且，我剛才是與你說着玩而已，這兩張入場券在裡邊是可以當現鈔食回代價的，這只是一種營商手法，正如夜總會中的最低消費那種性質。」

「哦！」梅麗絲此時才有着如釋重負的表情。

「我們到山上走走吧。」

「我們到這裡來是吃西餐的嗎？」她四週打量了一會便說道。

「中西餐都有，」我指指左邊的一個小閣說道：「這裡是供應小食的，雲吞麵、郊外油菜，你也可以點吃紅燒乳鴿。」

「有乳鴿食也是甚妙呢！」她笑着說道。

「這裡是吃西餐的，」我又指了指前邊草地上擺設得甚是講究的桌椅說道：「相信比較適合你的口味。」

「我要吃中菜，」梅麗絲的唇角翹了翹說道：「西餐有甚麽好食？來到香港不好好地多

吃中菜可真是太對不起自己的肚子了。」

「你很喜歡吃中菜？」我陪着她走到上山的石階處。

四處無人，她紅着臉悄聲對我說道：「中菜真好吃，連中國男人也是教人日思夜想的呢！」

「原來你對中國男子也極有興趣呢！」

「不然又怎會與你在一起！」她嫣然一笑。

「你說說我們中國男人與那些洋人比較起來誰好一點呢？」我微笑着問道。

「這就要看看各人的品味了。」

「我現在正是想問問你的品味如何。」

「老實說，」她低下頭來悄聲說道：「講到英雄氣慨自是洋人莫屬，他們神高神大，亦有着頗巨的器官撐場，一上到床上自是佔盡優勢，但講到造愛是不能講聲勢的，我還是有點喜歡中國人。」

「爲甚麼呢？」我奇怪地問道。

「可能是你們講究內功之氣吧！」梅麗絲的一雙美眸中放射着異樣的光澤：「你們在貼身肉搏時，更比那些洋人來得更富英雄氣慨。」

「聽人說我們中國男人比較剛直一點是嗎？」

「這點你們又及不上韓國人了！」她笑着說道：「但總比洋人威猛得多，別看那些洋人擺大個頭，其實是中看不中用的呢！」

「可他們有着一套舌功，每每會令你們意猶未盡的呢！」

「不是我自己誇口，」梅麗絲吃吃地笑着說道：「關於這點他們就及不上我們祖家的男人，相信你也聽過洋琴鬼這個稱謂吧。」

「自然是聽過，」我點點頭道：「他們真的是很厲害嗎？」

「自然，」梅麗詩驕傲地說道：「可能是由於我們菲律賓人都充滿着音樂的細胞，所以他們的舌功充滿着節奏感，令人難耐！」

「如果要他們真刀真槍地上陣呢？」

「我還是喜歡他們，」她笑盈盈地說道：「我們是個充滿着節奏感的民族，特別在造愛時更發揮得痛快淋漓。」

「你有試過韓國人嗎？」我的內心感到有點滿不是味兒，便轉換話題說道：「相信韓國人必能令你得到更大的滿足。」

「我當然是試過了，」梅麗詩吃吃笑着道：「但相信我以後也不敢再試，實在是吃不消呢！」

「真的是這樣厲害？」我暗暗吃驚。

「我是說吃不消他們那種大男人主義，」梅麗詩苦笑着說道：「他們不會把女人視作為同類，祇顧找尋着自己的樂趣。」

「在他們尋找樂趣的當兒，你豈不是嘗到了充份的滿足？那又有着甚麼不好的呢？」我詫異地問道。

「平心而論，他們的確是床上的征戰能手，戰鬥起上來始終保持着鼓翹翹地，一點兒也不會偷懶。」

「那對你們不正稱心如意嗎？」

「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梅麗絲苦笑着說道：「他們祇能做床上的勇士，可不能配做床上的將軍。」

「你是說……」

「他們始終保持是一往無前的氣勢，那的確是很嚇人的呢！當我們女人的情慾被那剛强之勢盡情挑逗出來時，他們往往就要收工了！」

「他們吃過那麼多人參，應該可以再接再勵的呢！」

「是的，他們往往很快就會堅强起來，而且亦充滿着鬥志。」

「那你還何所求？」

「你自然不能够明白的，因為你不是女人！」梅麗詩苦笑着搖搖頭道：「我只能說，他

們的力用不到刀口上。」

「唔！我明白了。」我明白她是何所指了。

「而且，他們在床上也欠缺了點溫柔感！」梅麗詩繼續說道：「他們是無堅不摧的男人，但並不是我們女人的好戰友。」

「那我算是了吧？」

「你呀？算是一個吧！」她吃吃地嬌笑着說道：「但也有着一點並不能令我滿意呢。」

「是那一點？」

「我的肚子餓極了，」她站定了說道：「你並不立即帶我去解決問題，却還要我浪費氣力來爬山呢。」

「你真的餓得那麼厲害？」我吃吃笑着說道：「我還以爲餐前帶你花費一點力氣，會增加你的進食胃口呢。」

「再要這樣繼續下去，」她皺皺眉說道：「我怕連進食的力氣也沒有了呢！真的，爲甚麼還見不到那酒家之影子的？」

我們此時正行走在網球場邊的通道上，我往前指指，要她留意泳池後面那長方形的水泥盒子說道：「那就是酒家了。」

「怎麼如此怪模怪樣的呢？」梅麗絲吃吃地嬌笑着說道：「沒有任何的修飾，也沒有任

何的綫條。」

「可是極富有安全感呢。」我插咀說道。

「爲甚麼？」她好奇地望着我。

「這酒家的形狀太像我們人類歸宿的精舍，」我哈哈地笑着說道：「既然是我們身後的精舍，那我們在進食時豈不是感到很安全嗎？」

「你說的也是，」她點點頭說道：「你們華人在我們菲律賓身後所居停的地方，可真也令我們這些生人羡慕呢。」

「生人不要說死人！」我拖着她的手往前走去。

經過了一層層的梯階，經過了觀音像前的人工瀑布，再鑽進瀑布下的人工洞穴沿着梯階拾級而下，裝設無疑是很講究，但遺憾的是處處透出着一股「尿」味。

梅麗詩揑着了鼻孔急急而下，奇怪的向我問道：「怎麼有着這股異味的？」

「你知道是種甚麼味兒嗎？」我笑着問道。

她大概是知道了，可不能得到證實，便笑着說道：「好像是一種挺骯髒的味道兒。」

「骯髒？」我哈哈地大笑着說道：「這怎能算是骯髒，這東西的來源處，你的咀唇經常都有碰觸到的呢。」

梅麗絲明知道我是挖苦她，但也沒有絲毫的惱怒神色，衹是淡淡地說道：「這點是不難

解釋的，正如你親吻我時，把我的口涎也吞進了肚內，但如果我嘔吐的話，你面對着那大灘骯髒物，也會掩鼻而過呢。」

我做聲不得，這少女很聰明，一番說話既令我做聲不得，亦沒有絲毫得罪我之處。

牽着了她的手，我們走進了長方形的水泥盒子中，裡邊的擺設原來是很豪華，侍應的招呼亦是很不錯的呢。

徵求了梅麗詩的意見，我點了兩菜一湯，菜是菜遠炒田鷄球與及生炒肉排，而湯則是平常的豆腐海鮮湯，再要了一枝三號白蘭地，這一頓吃得寫意極了，而埋單不過是二百元有找，連梅麗詩也感到有點意外呢。

「早知這樣便宜，」她嬌笑着說道：「我就多叫點吃不飽肚子的東西了。」

「你現在可以多吃一客清湯翅的。」我對她說道。

「肚子能够裝得下的話我自然會叫，」她笑着說道：「可惜我實在是太飽了，無福消受美食。」

可能是喝了點酒的關係，梅麗詩的俏臉上綻開出兩朵嬌俏的艷紅，可令我看得醉了。

「時間還早，」她深情地望着我說道：「帶我到甚麼地方散下步呢？」

「你喜歡到那裡去呢？」

「我怎識得那麼多地方！」她微笑着說道：「你選擇吧，到那兒去我都相隨着你的。」

我的心一動，悄聲在她那發熨的耳邊説道：「我想與你往闢室，一睹你的醉態嬌姿，更希望能一親香澤。」

「別的甚麼都可以應允你，」她吃吃地嬌笑着説道：「惟獨是這一項萬萬不能。」

「爲甚麼？」我愕然地問道：「你剛才不是説過隨我到甚麼地方去的嗎？爲甚麼又要食言，你應該知道，我的身體内現正充滿着一團火。」

「我這是愛惜你的身體而已！」她温柔地緊握着我的手掌。

「我不懂你在説些甚麼！」我瞪望着她説道：「你以爲我是七老八十嗎？何必要這麼愛惜身體。」

「你有所不知的了，」她仍然平淡而温柔地説道：「我今晚爲你安排了十分消耗精力的節目，現在可不要你隨便浪費了。」

「甚麼浪費不浪費的，不都是全交給你的麼？」我仍然十分氣惱地説道：「而且，我現在那兒也不想去，祇想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一覺。」

「這主意挺好嘛！」她吃吃地笑着説道：「那我們先回酒店中，你能够睡得着的話就先安睡幾個鐘頭，睡不着的話也可以安坐房中看電視。」

「你到底在搞甚麼鬼呢？」

「今晚你自然便會知道。」她春意盈盈地嬌笑着。

截了一部的士回到酒店後，我猜不透梅麗詩在玩些甚麼把戲，而我確實是有點倦了，於是便準備躺下床上休息。

「我先服侍你沖個涼吧！」梅麗詩笑盈盈地說道：「忙了整整一個下午，先洗個澡然後睡幾個鐘頭便會精神振作起來的了。」

「就算振作起來又有甚麼用？」我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又不許我碰你的。」

梅麗詩微笑着並不作聲，過來為我解除了全身的衣服，跟着也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羊脂似的乳球又在我眼前擺動着，而那黑茸茸的草原更令我想入非非，於是便走過去摟着她索吻。

梅麗詩溫柔地把我推開來，嬌笑着說道：「你先要應承我不碰我，這樣我才可以不破壞今晚的氣氛呢。」

「今晚又有甚麼氣氛呢？」

「到時你自然知道，總之是對你有好處的。」

「好處！好處！」我嚷叫着說道：「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連不許我碰你都說成是對我的好處之一呢。」

老實講，此時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並且正裸露相向着，如果我要用强的話，她是萬萬不能抵擋的，兩分鐘內我就自信能挺進她體內，但我不能這樣做！

「碰碰我是可以的，就算你親吻我也是可以的！」梅麗詩平靜地、淡淡地說道：「我只是怕你動情。」

「就算我動情又有甚麼不好呢？」我忿忿地說道：「說不定你已經是討厭了我。」

「如果我已經討厭了你，那我又爲甚麼跟你回到酒店來呢？」她溫柔地在我的臉龐上吻了一下說道：「別生氣了，抱我進浴室吧！」

面對着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女性，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想想反正距離晚上已差不多時間，無謂與她糾纏在這方面的問題上，老實講，如果我被迫得急瘋了，怕我不把她按倒在地板上就地正法那才怪呢！

我輕輕地抱起了那溫腴赤裸的身軀，緩緩向浴室中走去。

「是嘛！應該像這樣的聽話才對嘛！」她甜甜地嬌笑着，吐氣如蘭地在我的耳邊悄聲說道：「不要怕餓壞了，只怕你一會兒脹爆了肚子呢！」

我不明白她在說些甚麼，於是也就並不答理她，把她抱進了浴室後，就將她輕輕地放了下來。

「你就站在這兒，」她瞧了瞧我一眼，跟着便拋盪着那一對脹挺的乳球爬進了浴缸，一邊擦洗着一邊說道：「讓我好好地服侍你。」

我呆呆地站在一旁，瞧着她仔細地把浴缸擦洗乾淨，瞧着她那一對令人心爲之顫的肉球

，還有那堅實豐滿的美臀，再瞧着她調較好溫水注滿了浴缸……

「進來吧！」她站了起來微笑着向我揮揮手。

我仍然呆呆地望着她，一忽兒我想起了小時候，我母親同樣是如此地招呼着我步進浴缸內的，當然，那時我的母親是穿着了整齊之睡袍的。

「來嘛！我來爲你洗白白。」她仍是甜甜地招呼着。

多麼像是我母親的聲音，只不過，當時的我是那麼的純情，生理上沒有絲毫的變化，而現在的我，却是從腰間挺出了一物向她致敬着。

梅麗詩見我呆呆地站着，俏皮地把手伸了出來捉住了我那腰肢上挺出來之物往前牽引着，緩緩地把我拉進了浴缸內。

多麼可笑的一幕，原來我那器具竟然是有着如此之作用的，細想一下我們男人有是的確很悲，頸上套着的領帶隨時可被人拉扯着，想不到腰間也會讓人如此拉扯着的呢！

「你……你要把我扯斷啦！」我假作痛苦地說道。

「你別騙我，我才不會相信你痛呢！」她嘻嘻地嬌笑着說道：「我用了多少力我自己知道，如果你每天讓我如此拉扯一下，只會讓你長得更長、更高、更健美呢！」

「如果真的每天讓你這樣拉扯一下，」我笑着說道：「那我以後也不必再需要購買皮帶了。」

「我……我不明白你這話的意思。」梅麗絲愕然地望着我。

「每天這麼的讓你拉扯一下，」我邊說邊打着手勢說道：「那我的東西就會越來越長，到最後，我這東西便可以起着皮帶的作用了。」

「哈哈……，哈哈……」梅麗詩被我的說話逗得笑彎了腰，抹了抹眼淚說道：「如果你所講的話變爲事實，那我們女人也不好受呢！」

「關你們女人甚麼事呢？」我詫異地問道。

「怎麼不關我們女人事？」梅麗絲理直氣壯地說道：「你們男人變得那麼長大，還不是苦了我們女人！」

「怎樣苦了你呢？」

「那麼長、那麼大！」梅麗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更大食的女人也抵受不住，怕會從喉嚨處透出來呢。」

「那是你自作自受，一切與人無尤！」我哈哈地大笑着說道：「並不是每個女人都像你這般手痕的，既然是拉長了就應當挺身而受。」

「那我們女人的乳房被你們這麼搓、那麼揑，時而又拉扯一下的，」她微笑着說道：「到最後，一對乳房也會被拉扯得低垂到地面上。」

「這有甚麼奇怪呢！」我笑着說道：「那就是名符其實的布袋奶了！」

「寶黛麗？」梅麗詩極其仰慕地說道：「多漂亮的一個名字！多美麗的一位新進女星！」

「我不是說寶黛麗。」我被她逗得哭笑不得。

「那你是說甚麼呢？」梅麗詩不解地說道：「我明明聽到你是說出寶黛麗這個名字的呢。」

「我是說布袋奶！」我對她說道：「布袋奶又怎同寶黛麗？如果你變成爲寶黛麗，那你就別想返回菲律賓了。」

「爲甚麼？」她奇怪地問道：「我明明聽見你說的是同樣三個字，怎麼我變成了寶黛麗就不能返回菲律賓呢？」

「那我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我坐了下來，讓温水浸着胸膛，面對着她說道：「如果你真的變成了寶黛麗，那我便會監禁你，將你養起來，每天都要與你發生三兩次性關係，又怎會讓你回到菲律賓去呢？」

「那我豈不是會喪失了人生自由？」她吃了一驚問道。

「當然啦！」我笑着說道：「誰教你長得如寶黛麗般漂亮，到時，我寧願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不願失去了你。」

「那我好在沒有寶黛麗般漂亮！」梅麗詩吃吃地嬌笑着說道：「否則，說不定會客死異

鄉，再也見不到自己的父母呢！那你再說說我如果變成了另一個寶黛麗又會怎樣呢？」

「不是寶黛麗，」我糾正着她的語音說道：「應該說是布——袋——奶——，那是說她的乳房好像一個長長的布袋似的。」

「布——袋——奶——」梅麗詩學着我的語音說道：「這可說得正確了吧？如果我變成了布袋奶你又會如何對待我呢？」

「這正是我要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我伸手過去在水中搓捏着她那對飽滿尖挺的乳房笑着說道：「你明白布袋奶的意思嗎？」

「不明白！」她搖搖頭說道：「我没有見過。」

「布袋奶的意思就是……」我笑着向她解釋着說道：「一個女人的肌肉鬆弛了，而又由於哺養小孩的關係，一對乳房被拉扯得長長地低垂下來，有時會低垂到腰間的位置呢！」

「那豈不是很肉酸？」她裝了一個鬼臉說道。

「當然是嘛！」我笑着說道：「你想像起來也覺得很肉酸，如果你變成爲布袋奶，我對着你就有如對着一頭猪婆似的，你認爲我會怎麼樣呢？」

「我不要變布袋奶！我不要變布袋奶！」梅麗詩連忙用濕淋淋的雙手掩住了雙耳，神經質似地叫嚷着。

「你可不是布袋奶呢！」我搓捏着她那雙翹挺着的乳蒂兒說道：「多俊美的嫩蒂兒！又

怎會變成肉酸的布袋奶呢！」

「我不希望變成布袋奶！我永遠也不願變成布袋奶！」梅麗詩仍然掩着雙耳說道。

愛美的確是女人的天性，怪不得有些女性寧願不要性命也祈求通過手術改進自己的容貌了，此時梅麗詩聽到了女性進化的這個必然過程，竟然是不寒而慄呢！

好一會兒，她才平復了下來，呆呆地望着我幽幽地說道：「我不希望見到自己老，也不希望生兒育女。」

「你怕變成雞皮鶴髮？」

「是的，」她點點頭說道：「我很怕想像我老了會變成一個如何的怪模樣，我更怕生兒育女影響了自己的體態。」

「但有些女人是老了也能保持那種誘人之風姿的呢！」我勸慰着她說道，一時也很後悔對她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

「你們住在北方的女人比較可以保持得到！」她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這些熱帶女子就比較難了，一超過三十歲，模樣兒就越來越恐怖的了。」

「不致於那麼嚴重吧。」我笑着說道。

「我沒有騙你的！」梅麗詩幽幽地說道：「你就看看我們的第一夫人吧，她年青時是那麼漂亮，現在嘛！你也有眼看到的，以她這樣養尊處優的鳳軀，亦只不過靠白白胖胖來維持

充撐那漸漸消失的容華。」

「這是人生的過程嘛！」我默然地承認了她所說的。

「就看看我的這雙乳房吧！」她輕輕托起了自己的乳房苦笑着說道：「別看它們現在渾圓鼓挺，隨着年華消逝，它們便會慢慢收縮，艷紅的嫩蒂變黑變粗，那時，你連碰一下它們的興趣也沒有呢。」

「你沒有見過布袋奶，」爲了擺脫這個尷尬的題材，爲了讓她能恢復自信，我改變了話題說道：「要不要我說說它們到底是何形像的呢？」

「你說來聽聽吧。」

「這種布袋奶我們中國的湖南婦女擁有最多，俗語就是所謂的湖南婆了！」我笑着說道：「她們由於擁有這樣的一對布袋奶而令哺養小孩子時很方便呢。」

「怎樣方便呢？」

「通常，她們都是把孩子背在身後的，」我繼續說道：「當孩子肚餓而吵鬧的時候，她們就可以解開衣鈕抽出乳房來往後一拋，長長的乳袋便擱在她們的肩膊上，而乳頭則塞進了孩子的口中，這樣就不會妨礙她們的本身工作了。」

「讓人家看見了可不難爲情嗎？」她奇怪地問道。

「見慣不怪，其怪自敗！」我笑着說道：「每個母親都是如此哺乳自己之小孩的，拋完

左乳抛右乳，男人們見得多了自然便不以爲然。」

「那些男人是反胃而已！」梅麗詩笑着說道。

「又怎會反胃呢？」我不以爲然地說道：「他們每個男人都有自己的母親，亦從小就爬在母親的背後吃完左奶吃右奶，殊不會有美不美的問號呢！」

「甚麼都是讓你說了。」梅麗詩不再答話，用雙手捧起了清水再淋到自己的粉頸上，一條小水溪馬上便形成，順着她嫩滑的肌膚往下瀉去，又由於兩團肉球的阻礙，它們終於都從乳溝中匯流下去……

「你有見過一種木瓜奶嗎？」我又笑着問道。

「你以爲我曾見過很多類的乳房嗎？」梅麗詩搖搖頭說道：「一般來說，我們熱帶女子的乳房都是小巧而堅實的，甚少見過大乳房的。」

「你當然比我見的乳房多着呢！」我笑着說道：「起碼你們是同類，譬如在海灘更衣時，甚麼的乳房都有得你看呢！」

「你以爲啦！」梅麗絲不以爲然地說道：「偏偏我們女子更衣時，就算有其她的女子在場，也還是會遮遮掩掩的，起碼我本人就是這樣。」

「我明白你們的心理。」我點點頭。

「你明白些甚麼？」她瞪了我一眼。

「你們這樣做之目的是怕比較！」我笑着說道：「自己對自己有信心的，恐防看到了別人的比自己更健美！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更害怕讓人見到了而遭受白眼，你們女人的心眼兒總是窄少了點。」

「其實，又有甚麽好看的呢？」梅麗詩低頭說道：「自己都有，那又何必去看別人的，有精神我寧願找個男人來看看。」

「所以呢……」我哈哈地說道：「正因爲這樣，所以你才沒有見過甚麽布袋奶、木瓜奶的。」

「那你能告訴與我知嗎？」她微笑着。

「當然可以！」我便對她說道：「木瓜奶全中國都有，而我們廣東則集中在台山一帶，木瓜奶的最高境界會達到棉花奶的地步。」

「甚麽？原來又有種棉花奶的嗎？」梅麗詩吃吃地笑着，水面上也蕩起着層層的漪漣……

「當然有啦！」我繼續說道：「棉花奶的好處就是觸手處溫膩如無物，白白嫩嫩的，裡邊充滿着小兒的養份。」

「那我這雙是甚麽乳呢？」她嬌笑着捧起了自己的乳球。

「這當然便是椒乳了！」我搓摸着它們說道：「是乳球中最充滿活力而又最能吸引我們

男人的一種。」

「那你喜歡它們嗎？」

「喜歡極了！」我笑着道：「我希望整天都能接觸着它呢！」

「飽死！」梅麗詩媚笑着說道：「其實你們每個男人都是這樣的，起初總是對我們女性的乳房愛不釋手，但當我們任由着你胡來，而且希望從中獲得一點歡樂的時候，你們往往就棄而不顧，把注意力集中到另一方面了。」

「這是人之常情嘛！」我笑着說道：「這是造愛過程的必經步驟，我們男人的雙手總不能常常就在這兩處地方的。」

「但你能知道嘛？」梅麗詩嘆了一口氣說道：「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是最希望能在這兩焦點獲得刺激的呢。」

「那我當會在這方面令你能獲得充份的滿足。」

「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了！」梅麗詩微笑着，緩緩地站起身來，一雙椒乳又在顫動着說道：「讓我先替你好好地洗個澡吧。」

「好呀！」我明知此時她是不願與我發生關係的了，於是索性便閉起着眼睛說道：「讓我試試你的手勢。」

「你可能是講錯了說話。」

「我講錯了說話？」

「是的，」她笑着說道：「你應該說試試我的乳勢。」

「乳勢？」我被她的說話弄得莫名其妙了。

「當然是乳勢了！」梅麗詩嫵媚地笑着道：「如果我用雙手爲你洗澡，你可以說是試試我的手勢，但我既然是用雙乳爲你服務，自然便應稱爲乳勢的了。」

「你用乳球來爲我洗澡？」我感到愕然。

「難道你不喜歡嗎？」她笑着問道：「要知道，乳房要比手指更柔軟滑膩呢！你會享受到一種清新的感覺。」

「這……這……」我不願再說甚麼了，這個菲律賓女郎今晚處處透出着一種神秘感，我倒要看看她要搞甚麼鬼。

「就這樣乖乖地躺着，最好是閉起着雙眼。」她温婉地說道。

我順從着她的意思，就這樣靠着缸壁斜斜地躺着，跟住，我便感覺到浴缸的水緩緩地低落下去……

「爲甚麼要把缸水放去呢？」

「乖乖！」她撫摸着我的臉兒說道：「好好地躺着，別問那麼多。」

漸漸地，我感覺到浴缸內的水已全流乾了，此時的我是赤裸裸地呆躺在浴缸內，甚麼都

已經暴露出來了。

梅麗詩把柔嫩的一雙纖手遞了過來，掌中握着了一塊剛揭封的香皂，輕輕地在我的全身上揉擦着……

剛剛才被温水泡浸了近二十分鐘，身上此時還滿佈着點點滴滴的水珠，此時一經與香皂揉合，馬上便揮發出無數的泡沫來，我的身體也被雪白的泡沫掩蓋住了。

「你現在好似變成了個雪人似的！」她嘻嘻地嬌笑着。

「不害羞！你有見過雪嗎？」

「當然是見過了！」梅麗詩笑着説道：「那年我到東京參加音樂節，剛巧碰到了落雪，我還到郊野中與朋友堆雪人呢！」

「雪人真是這樣的嗎？」我不以爲然地説道。

「我只是説好似而已！」她辯解着説道。

「我可是説一點也不似，」我搖搖頭説道：「雪人一般來説都是堆得胖乎乎的，我這修長的身體像嗎？雪人一般來説都是沒有脚的，而我却長着一雙同樣修長的大腿，而最大的分野則是我擁有着這筆直的一具生物製造器，雪人則是沒有的。」

「我只是説顏色相像而已！」她吃吃地笑着道：「你也別這麼大的口氣，你有甚麼生物製造器呢？難道你這剛挺的小傢伙能製造出小孩來嗎？」

「想製造小孩當然要靠彼此的合作了，」我笑着道：「如果沒有這筆直的管道從旁協助，那你是連隻蛋也生不出來的。」

「誰與你製造甚麼小孩了？」她白了我一眼。

「我們雖然彼此都不想製造小孩，」我哈哈地大笑着說道：「但我們却希望經歷製造小孩那甜美的過程呢！」

梅麗詩知道辯我不過的了，於是也就不再作聲，將我的身體塗滿了香皂後，便把一對堅實的乳球湊了過來……

頓時間，一陣乳香飄送進我鼻腔，我陶醉了，張大着雙眼凝視着那渾圓的雙球……

乳球在我的胸膛間擦揉着，揮發出更多的泡沫來。嫩蒂兒被那白白的雪花遮掩住了，我只能靠着觸覺來享受。

她那被柔軟的長髮覆蓋着的粉首就擱在我的肩膊上，我嗅到了陣陣的髮香、女兒香，而乳球那溫膩的揉搓更令我想入非非。

剛挺的器官更難把持，它迅速地增長着長度、圓徑，就好像隨時都會爆炸開來似的……

梅麗詩揉擦完我的胸膛，又要我把身體坐低一點，而她就把乳球抬了起來，向着我的臉龐怒壓過來……

「嘩！」我連忙緊閉着雙目。

「你最好別再開口說話，也暫時別再把雙眼睜開來。」她命令着。

視覺暫時消失了，觸覺也暫時消失了，但我還存在着聽覺，我聽到了一陣揉擦香皂的聲音，情知她正把香皂塗擦在自己的乳球上。

雖然是緊閉着雙目，但我腦海中浮現出了那銷魂的情景，我再細想一下她這樣做之目的，禁不住感到遍體的酥軟。

一股清流瀉倒在我的臉龐上，試想當然是她用雙掌在水喉中滔起了清水來澤潤我的臉兒，緊接着，我又嗅到了更濃烈的皂香、乳香……

兩團彈力充盈的乳球已抵壓住我的臉頰，緩緩地往上滑去，頗深的乳溝貼着了我的鼻管、眉心，然後又抵住我的前額……

那柔膩的接觸教我舒服極了，還有甚麼比女人的一雙乳房更嫩滑的呢？那嫩嫩的鷄頭肉教我忘却了人生的煩惱。

她的兩隻乳球分別在我兩邊印堂上壓觸着，令我的精神也清靈起來。

雙乳又在我的兩邊眼肚上揉擦着，彷彿是觸擦住我的穴道……

然後，兩隻乳球又分別在我兩邊臉頰上滑行着，表面看來雜亂無章，但我可以感覺得到，經過她這麼的揉擦，我的精神可是越來越旺盛了。

乳球的動作似乎是停止了，我又感覺到一股清流瀉了下來，知道她正在清洗着我面上的

泡沫，好教我能把雙眼睜開來。

「你自己抹乾一下臉上的水珠吧！」她溫柔地說着，然後遞給我一條扭乾了的毛巾，當我一張開雙眼便疑心自己是身處雲海之中，眼前但覺白濛濛的一片，兩座粉紅玉山怒穿雲海……

「美極了！」我嘆息了一聲。

「美甚麼？」她白了我一眼說道：「把身體背轉去吧。」

「不讓我仔細欣賞一下麼？」我目不轉睛地。

「有甚麼好看的呢？」她用雙手替我扭轉着身子：「今晚還不是屬於你的。」

無可奈何之下，我只得捨棄目前美景，把身體轉了過去，轉而欣賞那微微發白的紙皮石了……

她的乳球又擦觸着我的背脊……

真可恨！這酒店的浴室爲甚麼不舖上玻璃壁呢？試看看人家的水晶房，那才是教人養眼的呢！

熱力緩緩從背脊處透來，混融着我滿腔的慾火，我真難受極了，恐怕因此而弄致神經失常呢！

「你的身體爲甚麼突然變得如此熱？」梅麗詩有點吃驚地說道：「是不是剛才着了涼而

感冒呢？」

「你想不想知道原因呢？」我問道。

「當然是想知道了，不然爲甚麼我要問你。」

「這是你累的！」我咬牙切齒地說道。

「我怎麼累你了？」她感到詫異。

「要不是你，我怎會變成這樣呢！」

「你……你說明白一點。」

我猛地裡把身體轉回過來說道：「你看看，你仔細地看看，你把我累成怎麼的一個模樣了！」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她笑了笑。

「你當然不會覺得是甚麼一回重要的事情！」我狠狠地說道：「但我身受着，你知道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啊！」

「痛苦？」她吃吃地嬌笑着。

「怎麼不痛苦！」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現在就好比是一個超載的水庫，上游的洪水正狂瀉下來，我……我快要崩潰啦。」

「這不成問題。」

「還說不成問題呢！你這個人肯定是有虐待狂的。」

「我可以爲你宣洩的嘛！」

「怎麼宣洩？你又不許我碰你！」

「當然是有辦法了！」梅麗詩吃吃地笑着道：「我雖然是說過不許你碰我，但並沒有說過我不許碰你的呢。」

「你……你……」我瞪大了雙眼。

「本來我是希望你能養精蓄銳的！」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但你們男人總是急性兒，說不得只好將就一次了。」

「爲甚麼說是將就一次？」我横了她一眼。

「你且應承我，」她微笑着說道：「我先爲你解決一次，然後你便乖乖上床休息，不得再亂起花心。」

「好！我應承你！」我連忙一百個應允說道：「只要你能解我苦困，就算要我叫你做母親也只好照叫如儀了。」

「我才不做你的母親呢！」她吃吃地嬌笑着道：「說不定你的母親是個布袋奶，而且，做了你的母親便不能與你造愛的了，」

「好妹妹呀！」我叫嚷着道：「你別這樣講多過做好嗎？要知道，救命如救火，你就行

行好吧。」

「看你真是一副急不可耐的模樣呢！」梅麗詩坐在浴缸中吃吃地笑着說道：「你且坐到缸壁上去，讓我看看你到底炸開來了没有。」

「差不多的了！」我欣喜地站起來，又一屁股坐倒在浴缸壁上，將那紅紅的火砲對準着她……

「喲！你好像要對我開砲似的呢！」她憐愛地揉掃着那通紅的砲管。

「砲是死的，砲手才是生的！」我輕鬆地笑着說道：「亦只有像你如此一個漂亮的砲手，才能讓砲彈發射得更剛猛。」

「我可不是個砲手來的呢！那是你們男人的玩意兒！」梅麗詩吃吃地嬌笑着道：「我只能做個砲管清理員，把你的砲筒洗擦得閃閃生光。」

「這門砲的性能是別出一格的！」我嘻嘻哈哈地笑着道：「引發砲彈發射的撞針就在砲筒上，只要砲筒受到高度的誘惑，砲彈便會如珠噴出。」

「喲！那到時我的身上豈不是千瘡百孔？」

「不會的，這些砲彈與那些真正的砲彈不同！」

「它們同樣是砲彈嘛！」

「真正的砲彈會毀滅人類的性命！」我笑着說道：「而我的這些砲彈，却是能誘惑生命

之誕生者。」

「那你是說……」她吃吃地笑道：「你是能做人啦！」

「當然，但必須你的合作。」

「我才沒有那麼笨呢！」她搖搖頭說道：「如果把人做了出來，你們男人可以拍拍手走開，而我們則慘了！」

「那麼就要各安天命了！」我笑着說道：「這枝砲已經架設起來，亦需要像你這麼漂亮的砲手引發，若果不幸而做出生命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會有着百份比的機會？」

「當然，」我傲然地說道：「我之砲彈有着旺盛之生命力，祇要你防範不然，它們必能欣欣向榮的。」

「我說未必！」她吃吃地笑道：「我也不必設防，而你却是彈如虛發。」

「那是沒有可能的。」

「我可以令它發射進一個類似的環境中而却絕無可能誕生生命，」她嫵媚地說道：「而且亦可以令它們噴在空氣中而消失在地下水道裡。」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定力好一點，」她繼續笑着說道：「我可以把它們全吞進胃內，不然的話，

那就會全流到這裡啦！」她指了指浴缸內的小孔。

「你是說要爲我……？」

「這並不是法國女人專有的藝術，」她嬌笑着說道：「我們菲律賓女人也懂得做，而且做得很好。」

「那……那你快來吧！」我興奮地說着，兼且把雙腿向兩邊盡量分開來，讓那堅挺之物更形獨秀。

「你且別忙。」她嘻嘻哈哈地笑着，那一張櫻桃小咀祇是微微張合着，笑着、說着，並沒有真正的湊過來。

「你看它快要爆炸了！」我憐惜地摸摸小弟弟。

梅麗詩站了起來，行前兩步貼着我的面前跪倒下來，一雙挺秀的乳球便碰擊着我的小弟弟……

「多可憐的小傢伙！」她托起着自己的美乳，讓我的小弟弟藏進她那深邃的乳溝中，而那嫩滑的肌膚則在微微磨擦着我……

「啊！」我低低地呼叫了一聲，多要命的接觸，我那小弟弟如同投身進兩團火球之中，正遭受着烈焰的煎熬。

「舒服嘛？」她輕柔地滚動着胸前的一雙圓球。

「好……好舒服！」我背靠在牆壁上，仰起頭來呻吟着。

「這樣呢？」她又用雙手緊擠着自己的圓球，前推後縮着……

「這樣……這樣更要命！」

「真的能要了你的命？」

「我但願能把生命奉獻給你。」我發出着濃烈的喘息聲。

「嘩！」梅麗詩忽然吃驚地説道：「你……你怎麼變得如此熱的？」

「我……」我迷迷糊糊地説道：「我現在祇感到全身都像燃燒着似的，梅……梅麗詩，你……你要救救我！」

「要我怎樣救你呢？」

「我……我要鑽洞，我要鑽進一個水洞內！」

我感覺到小弟弟所受的壓力放鬆了，緊接着，傳來了一陣清涼感，然後我又感受到了一種新的壓迫感，而這種壓迫感似乎把我全包裹住了。

我知道，此時我的小弟弟已投身進入一個水洞內，祇是這個世外桃源更富於挑逗性，原來裡邊有着一條可愛的靈活小蛇！

小蛇纏着了我的大蛇，在這堪可容身的洞兒內，我可是毫無轉身的餘地，此時就被這條小蛇兒吮着、舐着……

那真是一種莫名的快慰，我把雙手抬了起來，温柔地撫摸着她的頭髮，此時我已見不到她那俏麗的臉孔，眼前衹是一團黑髮。

這種法國式的口交藝術我以前亦曾嘗試過，但並沒有一次是能令我感到滿意的，那時還以爲震驚中外的法式藝術不外如是。

試想想，呆呆板板的小姐坐在床邊，把厚厚的幾張紙巾叠起來鋪在挺拔的器具上，然後才湊上櫻唇吮吸那紙筒，對於男人又能產生甚麽刺激呢？

試想想，一個美貌的少女横躺在床上，面貼着那挺聳的器官，伸出舌頭來舐了幾舐，然後便皺着眉頭轉身仰躺着説道：「上來吧！」。

這樣的情景，雖然我確實是享受到了她那鮮嫩的軀體，但對於一個存心享受法式藝術的我，便衹能搖搖頭嘆息了一聲。

真正的口技我倒是曾經享受到過，但那是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之中……

那是一個風雨之夜，無聊的我摸到了飛機場邊的一個架步內，滿以爲能享受到一頓鮮嫩的美味，但可惜選來挑去的，最後生那位小姐也足四十歲。

無可奈何之下，衹好召了一位近五十歲的姑娘來爲我按摩，想不到這老女人的手藝倒是蠻好的，幾下手勢便令到我欲罷不能。

眼望着我那顫抖着的小弟弟，那滿臉皺紋的老女人對我説道：「先生，要不要放了出來

？」

「如何放出來？」我自然明白這老女人的意思。

「造愛一百，」老女人充滿着期待的神色説道：「打飛機五十，吹簫就收你八十好了。」

「造愛本是最好！」我嘆息了一聲説道：「但可惜你的年紀太老了，恐怕我對着你很快便軟下來，而打飛機我又不想。」

「那就讓我爲你吹簫好了。」

「吹簫？」我考慮了一會便説道：「本來也是無何奈何中的辦法，但祇是怕你祇奏半曲，到頭來讓我半天弔呢！」

「先生你可以放心！」老女人平静地説道：「年青的女人有能力騙你，我又能憑甚麼條件騙你呢！保管令你滿意的。」

由於所費無幾，而本身確實又有所需要，所以便付給她一百元，要她加倍努力地服侍我。

然後，我便閉起着眼睛仰躺着，説句老實話，面對着這樣的老女人實在有點可怖，而最難耐的還有那陣陣傳來的風油味。

她出去了，然後又進來了，我感覺得到她是用濕淋淋的棉花爲我洗擦下部，然後便用毛

巾揩了個一乾二淨。

那是一個老女人的口腔，如果要我吻她一下，倒貼我五百元我也是萬萬不肯的，可在她現時衹是親吻我的小弟弟，而我的小弟弟習慣了是在那骯髒的地方中進出的，所以亦沒有產生任何的反感。

喪失了任何誘惑力及活力的老女人真可憐，此時彎腰伏在我的一雙大腿之內，滿含着我那粗壯的東西，困惑地吮舐着……

那是實牙實齒的吹奏，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藝術加工的演出，但身歷其境的唯一聽衆，我却是感到了無比的暢美，無比的感激！

她的咀巴比那些女人的蜜桃兒還管用得多，而且吮吸力厲害，而我則是舒舒然的躺着，不用累彎了腰肢。

當我最激動的當兒，她滿滿地裹住了我……

當我呻吟着，腰肢自然地挺聳着的時候，她的小舌兒抵住了我……

當我噴濺着的時候，她的咀巴仍然沒有離開我……

當我噴濺得將盡未盡時，她的咀唇緊夾着我劇烈地聳動着，帶給我陣陣的空虛、層層的暢美。

然後，她的咀唇離開了，但又伸出了舌頭來，舐弄着我凌亂的茸毛，然後又把我還漸漸

聳彈着的小傢伙舐了個一乾二淨。

完全是對主人式的服侍，對主人無欺的服務，我享受到了帝王般的發洩。

我只看到過她那皺皮的臉孔，沒有看到過她的乳房，更沒有看到過她的神秘地帶，但當我離開時，主動地另外給了她五十元。

此時，梅麗詩對我的服務及得上了那老女人，只是她還很年青，亦很漂亮，那靈活的舌頭更充滿了活力。

我祇感到腰肢漸漸發軟，而雙腿亦漸漸無力，奇怪，手指却是充滿了勁力，狠狠地牢握着她的秀髮……

一股快感傳來，我知道將要發生甚麼，一下子恐怕她會離開我，便牢牢地抱住了她的粉首……

梅麗詩困惑地搖動着頭部，牽引着我那快要噴射的火砲，頓時間，爆炸開來了，連串的彈頭飛濺而出……

「啊……啊……」她濃濃地喘息着。

我被激情牽引着，馬上便站起身來，雙手拍住了她那火熨的臉頰便劇烈地抽動起來，令她的臉頰也變了形。

梅麗詩仍然跪坐着，閉起着美眸承受着我那無情的衝擊，一下一下地絲毫沒有怨言。

白色的液漿從她的咀角處流了出來……

晶瑩的淚珠從她的眼角處滴了下來……

我呆呆地，身子漸漸發軟，跟着便頹然地倒坐在缸壁，靠在牆壁休息了一會便對她問道：「爲甚麼哭了？」

「你……你太衝動了，弄得我快要窒息了！」

「没有事啦！現在已經完結了！」我安慰着她。

她扭開了水喉，用清水漱洗了一下口腔，然後便搓洗了一條毛巾，爲我揩洗着身體所餘的泡沫。

當我們疲倦地拖着脚步回到房間時，我撲倒在大床上，很快便進入了夢鄉……

× × ×

半夜，我被音樂聲吵醒過來了。

梅麗詩仍然躺在床上陪着我，而床前則出現了一位外國少女。

「她是誰？」我奇怪地向梅麗詩問道。

「依莎，我的朋友，」她甜甜地笑着説道：「一個夜總會中表演的脱衣舞娘，今晚應我之邀專誠爲你表演的。」

「脱衣舞？」我揉揉雙眼，精神馬上便恢復過來了。

音響系統中傳來了急驟的鼓聲，這個身段修長，穿着一套銀白色禮服的金髮少女扭動着蛇腰，在我的床前飄舞着……

好在這酒店的房間隔音設備很好，不然我的鄰房便會過來與我交涉的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進來交涉者是個男士，相信他進來後便會默不作聲地站在一旁觀賞着，因爲這金髮少女實在是太美了！

我見到床邊的小几上擺了兩杯酒，更有一個殘破的紙袋，便知道這金髮少女來了已經很長的一段時間。

忽然，我像電觸似的震慄了一下，低頭望了望自己的身體，啊，原來我此時竟是赤身露體地欣賞脫衣舞呢！

「你……你在做甚麼？」梅麗詩見我坐立不安地便問道。

「我……」我低聲說道：「我的衣服？」

「你……你怕甚麼？怕她吃了你麼？」梅麗詩吃吃地笑着。

「我……我並不認識她呢！」

「這有甚麼關係？」梅麗詩微笑着說道：「你是我的親密男友，而她亦是我的閨中好友，亦即是說，她也是你的好朋友。」

她說話的時候，一股酒氣向我衝鼻而來，沒有辦法，對付帶點醉態的女人是不必認真的

，我亦只好安坐欣賞……

這銀白色的女郎，身裁被服飾强烈地誇張了……

那飽滿尖挺的豪乳充滿着立體的感覺，纖腰與晚禮服下的雙腿之間，頁起着的東西呼之欲出……

美麗的依莎，給我的第一個印像便是充滿着肉感、誘惑力！

這已經是她於今晚的第三場表演了，純粹是私人感情的演出，比起那些夜總會中隨便跳跳的脫衣舞女來說，她算是頂尖兒的了！

通常，那些在夜總會節目中表演的女郎，態度是十分胡鬧的，她們站了出來，隨意地扯開衣服，解開了乳罩，再擺盪乳球幾下便可敷衍了事。

依莎與她們不同，她喜歡扭動，此時的她毫無拘束地在床前瘋狂扭動着，隨着音樂的節拍而飄舞着……

我對她的過往毫不知情，便悄聲對梅麗詩說道：「依莎可能是初入行的才會這樣勁度十足，那很浪費氣力的呢！」

「你以爲啦！」「梅麗詩微笑着。

我見她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便回過頭來欣賞這美麗的金髮少女，她有着一對大眼睛，很美麗，也很年青。

在激烈而瘋狂的扭動中，突然「拍」的一聲，那銀白色的緊身晚禮服在腰間穿破了一個小孔。

她激情地尖叫了一聲，跟着順手便在那個破洞間大力地一扯，終於，這件銀白色的晚禮服應聲被扯開了……

那晚禮服的右邊，此時分成了前後兩段，隨着依莎那瘋狂的舞蹈動作，隱約可以從破孔窺見乳罩及三角內袴。

毫無尷尬表情的，依莎繼續在舞動着……

她甜甜地嬌笑着，伸手到背後扯開了拉鍊，然後舞到了床前，要求我爲她脫下晚禮服。我顫抖着的雙手如她所言，緩緩地活動了一會兒。

她的晚禮服被脫去了，金光閃閃的胸圍及內袴，下邊是銀光閃閃的絲襪，在白皙的肌膚襯托下，充滿着熱力……

「嘩！美極了。」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可隨即便像做錯了些甚麼的望望身旁的梅麗詩，深怕她會爲此而吃醋呢。

「你望望我幹甚麼？」梅麗詩吃吃地笑着說道：「看來你這個人也是沒有腦袋的，如果我會吃醋也就不會找她回來跳舞給你看了。」

這倒是事實，我放下了心情。

依莎此時更加瘋狂起來了，突然飛身撲上床來跳到了梅麗詩的懷中，坐在她那赤裸裸的身上磨動起來……

梅麗詩倒是一個最佳拍檔，迅速怪手頻出，托着了依莎的豪乳，還用閃電的手法解開了乳罩的扣子。

乳罩飛跌出來了，粉紅色的嫩蒂在盪顫着……

梅麗詩的雙手迅速地掌握着她的雙乳，輕輕地在搓揑着……

俏皮的依莎在對方撫弄之下，雙手按着了她的雙肩，爬過她的頭頂，然後又跳回到地上舞動着……

雙乳在拋盪着……

雙蒂似乎就要擺脫她身軀的束縛……

我頻頻地喝采，興奮得坐了起來。

依莎狂舞了一會，然後便從几上拿起了一隻闊口的淺酒杯，連人帶杯地又舞上床來。

我不知道她又有些甚麼新花樣，但知道必然又能帶給我新的刺激，我的雙眼只瞪視在她那金色內袴邊緣的幾條金絲……

「想吃點酒麼？」依莎甜甜地笑着。

「好的！好的！」我隨手便想接過酒杯。

依莎握着酒杯的手往後一縮，隨即便吃吃地笑着，並把自己光裸着的左乳浸到了酒杯的紅酒中，然後提起來送到我的咀裡。

酒——原本便是醉人的東西！

乳房——原本便是教男人心醉的東西！

這兩件同樣能醉人的東西混和在一起，同時送進了我的咀唇內，幾生修到的福份，我幾疑是在美夢中呢！

我扭了自己的大腿一下，隱隱傳來了痛感，不禁便凝視着眼前的乳景……

她的乳房很嬌人，有如是兩隻大竹筍，乳房尖端那粒嫩蒂兒竟是呈現鮮紅色，紅得非常的可愛！

乳蒂的週圍，那一層一層的乳暈也紅得反光，此時更經紅酒的滋潤，更似是一副濕潤的紅唇在纏着我咀巴索吻呢。

我連忙把梅麗詩推離了身邊，雙手環抱着她那纖幼的腰肢，張咀嘗着她粉乳上所沾染的酒精。

我舐吮完了左乳，她又把右乳浸到了紅酒中，提起來又往我的咀中送，天啊！我怎能受得起如此的刺激！

待我將她右乳的酒精舐吮完了，她又把酒杯送到了自己的唇邊淺淺地喝了一口，然後便

掌握住我的臉龐，櫻桃小咀向我湊了過來……

我吮吸住了她整個的小櫻唇……

紅酒如絲、如綫，衝擊着我的喉頭，那温馨的感覺，我只能閉目享受着。

依莎吻得慾情大動，此時連忙把酒杯交到了梅麗詩的手中，雙手纏着了我一齊倒在床上

……

梅麗詩識趣地下了床，把位置讓給了瘋狂的依莎，然後便收拾着房間中的雜物……

這時，我才明白到梅麗詩要我「留力」的深意，没有一定的實力又怎能征服這金色的洋女呢！

好在，我對自己充滿着自信，况且，過往的戰績亦鼓舞着我要我檢閱一下自己所擁有的實力。

我們糾纏着親吻了近十分鐘，當彼此都將要窒息了才捨得鬆開手來，彼此默默無言地打量着對方……

「中國人，你好强壯！」她讚美着道。

「你也很健美呢！」我由衷地說着，一邊笑着問道：「依莎，能讓我看看你的内毛是不是金色的嗎？」

「甚麼内毛？」她愕然地問道。

「這是外毛，暴露在空氣中的！」我指了指她滿頭金色的頭髮，又指指她的內袴說道：「裡邊所藏着的便是內毛了。」

「喲！你是想我赤裸着身體向着你嘛？」

我吃吃地笑着點點頭。

依莎的動作很爽快，馬上便跳下床去剥下了內袴，然後又跨上床來嬌笑着說道：「現在大家都拉扯平了。」

我望了望她的腰際，好柔軟的一團金絲，禁不住伸手過去撫摸着，咀唇又吮上了她的乳蒂……

來而不往非君子，依莎雖然是個女子，可却有着男者之風，馬上便伸手過來握住了我，將我的小弟弟牢牢掌握住。

我的手指在那金色的草叢中探索着，那飽滿鮮嫩的蜜桃兒很快便露了出來，成熟得非常迅速，一條小小的裂縫泌出着蜜液……

「唔！」我笑着說道：「洪水泛濫出來了！」

「那你快快想辦法堵截住啊！」依莎吃吃地嬌笑着道：「要知道，一個桃兒的蜜液不會很多，可別浪費掉了。」

「梅麗詩呢？」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來嘛！」依莎扭動着腰肢說道：「她不會怪你的，是她要我來讓你享受一下報答你的，不要客氣了！」

「真的？」我興奮地問道。

「不信你可以親口問問她呢！」依莎指了指從浴室中出來的梅麗詩。

梅麗詩正捧着一盆冒烟的熱水行出來，她走到床前，把水盆放在床邊，然後望着我甜甜地笑着，「好好享受一下，回頭我來爲你清理。」

她的話還未說完，水花已經四濺，依莎那冒水的蜜桃已被我中央搗了進去，彼此交纏在一起了……

（全文完）

出版印刷：娛樂出版社　澳門紅窗門街十一號
H.K. $7.00